

日本外史卷之十一

足利氏後記

武田氏

上杉氏

武田氏源義光裔也。義光子義清。稱武田冠者。從父

受射。傳伯父義家之旗。及無楯之甲。世居甲斐。義清

孫信義。及子信光等。從源賴朝起。數有戰功。與逸見

小笠原氏分領甲斐。賴朝移小笠原氏於信濃。以加

藤氏代之。以及足利氏之時。信光後十餘世。曰信滿。

上杉禪秀之亂。信滿以與之連婚。為逸見所讒。自殺。

加藤次

信光

藤大

五郎大

義

太郎信

郎義清

刑部三

無楯之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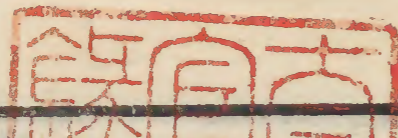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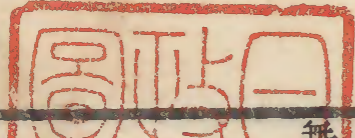
義光

門尉刑

部少輔

郎左衛

新羅三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武田 上杉氏 一 二 領代 後及

景廉 上杉犬 懸入道 氏憲 伊豆守 信滿 太郎信 重 六郎信 長 勝千代 信元 宿 詳或曰 伊豆守 加藤 逸見 天文五年 跡部上 野介

二子信重信長信重與族父信元逃為僧信長依加藤氏與逸見鬪足利持氏伐而降之欲以其邑盡附逸見將軍義持不肯賜之於信元信元死子幼其將跡部專國招信重為假主結城之役信重有功新充守護乃誅跡部逸見加藤皆臣屬焉信重後五世曰信虎與駿河豪傑久島某戰而勝之以是日生男因名勝千代長曰晴信沈毅多權變信虎愛少子信繁欲廢晴信晴信故為癡騃狀以自晦與信繁角材技輒出其下或伴墮馬為人扶起諸將皆侮晴信晴信獨與駿河國主今川義元相結託義元其女兄夫也

役 海野口之

左京大夫 信虎 久島上 總介一 本久島 作福島 左馬助 治部大 輔義元 源心入 道 二郎信 繁

天文五年義元為奏請以晴信為嫡嗣加首服任大膳大夫兼信濃守十一月信虎出兵信濃攻海野口城城主平賀源心善戰信虎以兵八千攻之踰月不能拔會大雪諸將議曰時已窮臘請班師敵亦必不尾也信虎從之晴信請自殿信虎笑曰敵必不尾而請殿如二郎必不然也晴信固請以兵三百殿後大軍數里止舍親警其兵曰勿釋甲勿卸鞍食於馬而後食五更即發唯吾所嚮是視兵皆竊嗤之曰風雪如此何警為五更晴信即發還向海口與三百騎冒雪馳昧爽抵城源心已散遣其兵獨與百人留守晴信

飯富兵部少輔
虎昌
板垣駿
河守
晴信逐父
信虎
七年
村上左衛門佐
又兵部
大輔
諏訪安藝守
小笠原
大膳大

分兵爲三。自以一隊入城。二隊揚幟城外。應之。城兵不測其衆寡。不戰而潰。乃斬源心。以其首歸獻。一軍大驚。信虎不賞曰。舍城而歸。怯也。諸將心服。晴信而不敢稱其功。晴信仍有愚色。信虎狂暴。賞罰無常。國人苦之。晴信陰與老臣飯富兵部。板垣信形謀。益結今川義元。義元素病。信虎強亢。欲助晴信而擅其國。信虎不覺也。七年五月。信虎欲逐晴信於駿河。因託之於飯富氏。而自適駿河。計之。義元。義元留信虎不返。而晴信自立於甲斐。諸宿將莫不頰首聽命。而鄰國聞變。欲乘其隙。信濃士民多去。附村上義清。六月。

夫
原加賀
守國房
紙旗

板垣學詩
副急

十一年
水曾左
馬頭

諏訪城主諏訪賴茂。深志城主小笠原長時。合兵一萬來攻。晴信今騎將原加賀留守。而自以六千人出拒薙崎。加賀聚府中農商。得五千人。人執一紙旗。鼓躁而出。敵乃退走。晴信浸驕恣。耽宴樂。喜詩賦。不視國政。羣臣莫敢諫。板垣信形稱病。潛延一僧善詩者。於家學詩數旬。乃出侍宴。請賦詩。晴信不信。強請而可。立就五題。晴信大喜曰。汝何遽能如此。信形因大諫曰。先君唯無道。故爲君所逐。今君復如此。得不復有如君者乎。晴信感悟。遂厲精爲政。十一年三月。義清。長時。賴茂。與水曾義高。舉信濃兵來攻。諸將皆懼。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武田上杉氏
十一
信濃

山本勘助
山本入
道道鬼

十三年

勝賴
太郎義

晴信曰。四人合從。議必不一。可一戰而破也。乃伴浚溝高壘。四人以為怯。進入境內。晴信夜發。乘霧雨。逼擊。大敗之。四人再舉。至平澤。又擊破之。自是連年相攻。晴信每勝。晴信舉山本勘助。勘助。三河人。眇目。痿躄。嘗學兵於尾形某。以于今川氏。駿河舊臣皆侮易之。義元不奇也。勘助寄食數年。板垣信形聞其名。薦之。晴信。晴信召見。與語。大悅之。即日與二百貫邑。賜名。晴行。十一月。晴信以晴行計。取信濃九城。十三年。以信形計。誘殺諏訪賴茂。而納其女為妾。明年。生男勝賴。稱四郎。晴信有長男義信。以為嫡嗣。使勝賴承

信
十四年
十五年
村上義清
甘利備前守昌
連
使之右顧
則克
橫田備
中守忠
量
上杉民
部大輔
憲政
真田彈
正忠入
道一德
齊

賴茂後。十四年。五月。與小笠原長時。及伊奈氏。戰于鹽尻嶺。破之。十五年。三月。攻戶石城。村上義清將兵六千來援。我先鋒甘利備前。橫田備中等。皆敗死。我軍將潰。晴行說曰。敵鋒不可遏。使之右顧。則克。晴信曰。我兵且不從。令曷能使敵如我意。晴行請假後隊。兵左旋而出。義清軍右顧。晴信軍氣復振。進擊破之。晴行以功。食八百貫邑。乃往駿河謝。前嗤笑者交口稱譽。義元悔之。上杉氏將士。聞甲斐兵弊於戶石。以二萬騎踰碓氷嶺。晴信遣信形拒焉。而自繼之。九月。擊破上杉氏軍。真田幸隆。及子昌幸。皆有功。晴信又

武田上杉氏 賴氏藏版

十六年 武藤喜兵衛稱安房守 昌幸 十八年 十九年

北條左京大夫

晴信削髮稱信玄

用幸隆計。誘殺村上義清精兵五百。十六年八月。晴信取志賀城。義清出軍上田原。板垣信形將前軍。戰勝不備。義清窺其怠。悉甲襲殺之。晴信赴援。義清率死士突入其麾下。與接。又墜馬。終大敗。十八年八月。晴信略地上野。又與小笠原長時戰于諏訪原。走之。十九年三月。復略上野。聞長時復出而還。時今川義元與相模國主北條氏康婚。為氏康來請。晴信曰。氏康與上杉氏戰。將取上野。願君勿先焉。晴信乃與氏康。義元連和。是歲。晴信削髮稱信玄。信玄引鏡自視。曰。吾貌類不動佛。乃使畫史為己像。執劍及索。曰。我

高梨播磨守政 賴須田若 狹守親 島津淡路守規 久上總介 良文 次郎景 弘左衛門 尉藤景 修理犬 大重房 鎌倉將 軍宗尊 親王

死。四鄰襲入。視吾像。不敢加無禮也。信玄連攻村上義清。又攻高梨須田島津氏。二十二年。盡略河中島四郡地。義清等不能支。相共計以為可敵信玄者。唯上杉謙信。乃往投之。上杉氏本長尾氏。平良文裔也。良文後十世曰景政。居鎌倉。稱權五郎。以勇著東國。大庭氏。梶原氏。皆出於景政。景政後五世曰景弘。始稱長尾氏。長尾氏嗣絕。養上杉藤景為嗣。藤景本藤原氏。藤原重房從皇子宗尊。適東國。食丹波上杉邑。因氏焉。子孫為足利氏外戚。管領東國。藤景其庶曾孫也。後臣屬於上杉

武田上杉氏 五 賴氏藏版

六郎信濃守為

景

永正三年

六年

上杉九郎民部

大輔房

能

七年

民部大輔顯定

安房守

憲總兵

庫頭定實

高梨櫻津守

天文十一

氏散處越後上野伊豆諸國。自藤景而後十二世曰為景。輔上杉房能于越後。後以事相隙。舉兵鬪。房能終死于雨溝。時永正三年也。房能兄顯定為管領。六年。顯定與于憲總率上野兵來討為景。敗走越中西濱。顯定留徇越後。越後士民不服顯定。推高梨某為將。去歸為景。七年六月。為景與高梨合兵。擊憲總于推屋。破之。憲總走保妻有莊。隨而圍之。顯定赴援。戰于長森。敗死。憲總走歸上野。為景乃立上杉氏庶孽定實。妻以其女。置之上條城。奉之而已。居越中府內。徇越後。盡下之。長尾氏始大。天文十一年。一向賊起。

年一向賊

將江波某

稱檀野

殺上杉為

為景四男

推名肥

前守

神保宗

右衛門

江波五

郎

弥六郎

晴景

平藏景

康

左平次

景房

黑田和

加賀與刈豪推名泰種神保良衡連兵。叛為景。為景自往擊之。至稱檀野。賊將江波某佯降。設筭于路。迎為景。陷而殺之。為景有四男。長晴景。次景康。次景房。季曰景虎。景虎幼字虎千代。為繼妻出。甫八歲。精悍有膽略。為景不愛也。逐之。擦尾欲以為僧。景虎不肯。學僧事。及為景死。諸將多屬意景虎。而大臣胎田常陸者。自為景時有權寵。利晴景庸暗。與二子黑田秀忠。金津某。及三條城主長尾俊景。謀立晴景。殺景康等。景房出走。追殺之。貳城門中。景虎時年十三。亦走。門者為匿之。簀牀下。逮夜發而出之。則熟眠矣。喚起。

武田上杉氏 景房 黑田和

泉守 金津伊 豆守 春日山 僧門寮 本莊美 作守平 六俊景 門者山 岸六助 景虎上米 山瞰府內 賊謂一向 賊及胎田 常陸黑田 秀忠長尾 俊景等

潛出。入春日山寺。寺僧擊之。逃椽尾。匿乳母夫本莊。慶秀家。慶秀與宇佐美定行。盡心保護。定行者上杉氏世將。好讀書。通天文兵法。謂景虎可輔也。深相結託。既而景虎聞賊搜索。已不置也。則出避之。同從士十四人。為行脚僧狀。行滕穿鞋而出。上米山。瞰視府內。曰。吾他日起兵復國。必陣于此。遂至楠檀野。泣且拜。曰。兒必夷滅仇敵。以慰冤魂。於是經歷北陸東山諸國。周視山川城池形勢。圖寫齋歸。有告賊以景虎所在。遣甲來捕。景虎與慶秀。定行謀起兵。修椽尾城。據之。聽命於上杉定實。十三年春。俊景秀忠將兵來

十六年 宇佐美 駿河守 神餘隼 人助 越前守 政景初 稱新六 郎 敵過嶺道 擊 十八年

攻景虎防戰大破之。斬俊景。走秀忠。十四年。遣神餘昌綱。赴京師。請討賊。詔旨。十五年。賊數來攻。景虎每戰輒勝。十六年。晴景遣族政景。大舉來攻。定行欲出戰。景虎上城望之。曰。敵遠來。無輜重。非久留者。俟其將引去。擊之可也。夜半。政景果却。景虎以三千騎開門出。戰于下濱。走之。及米山。景虎按兵止。敵過嶺。鼓衆追擊。又大破之。定行謂諸將曰。諸君知主公按兵止故乎。曰。不知也。曰。敵迫險。急之則返擊。聽其過嶺。乘高下擊。敵不能支。主公年少。臨機制變如此。豈我輩所企及哉。於是政景降。晴景窮蹙自殺。十八年。國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武田上杉氏 賴氏藏

十九年

二十年

高梨源三郎

二十一年

景虎削髮號謙信

人請景虎入府內。胎田等猶據三條。不下。十九年。景虎攻三條。拔之。誅胎田。賊以餘兵保新山。黑瀧二城。欲遂攻之。會上杉定實卒。不果。二十年。遣將高梨貞賴。攻拔新山。誅黑田秀忠。宇佐美定行。拔黑瀧。誅金津。越後盡定。二十一年。諸將士共欲推景虎為主。景虎曰。吾迫於上下之意。與兄抗兵。不料其自死。而吾主越後。世謂吾篡也。今國內略定。別擇主可也。吾逃為僧。以明吾志。遂削髮。號曰謙信。將赴高野山。諸將士連署。請其止治國。謙信曰。置君。將用其令也。不用令。無君可也。自今吾所令。莫敢或違。則吾肯止耳。乃

二十二年
村上義清
之托謙信
是為謙信
功業之膏
一矣上杉
憲政之托
焉其害二
矣天子賜
酒侑以宝
劍其害三
矣足利將
軍許茂興
朱磨害之
四矣四乃
易所云尤

與諸將誓而入。明日。出令收專命大臣十六人。賜死于林泉寺。諸將股栗。五月。任彈正少弼。叙從五位下。謙信曰。坐受官爵。非人臣義也。二十二年。二月。假路諸國。率兵二千。經北陸。入京師。先詣關。遂謁將軍義輝。五月。歸。村上義清。與高梨政賴。須田親滿。島津規久等。自信濃來投。請謁謙信。言曰。僕等為武田信玄所侵掠。容身無地。側聞公威名。願賜一下手。救援。謙信曰。諸君豈為人下者。而來託於我。是知我也。我今略定內亂。念賀越。吾父讐。常欲屠此二國。遂樹幟京畿。是吾素志耳。雖然。遇知我者。而不為出力。非丈夫

龍矣

也。因問義清曰。信玄用兵何如。曰。信玄行軍不貪程
頓。每戰要勝於後。謙信曰。彼要後勝。意在拓地也。吾
則不然。遇敵輒戰。要在其鋒耳。於是下令國內。以
十月十二日。治兵小田濱。將八千騎入信濃。放火武
田氏屬城。十一月朔。進陣河中島。信玄聞之。請援於
今川氏。將步騎二萬。出雨宮渡。使山本晴行等四人
覘之。返報曰。北軍銳甚。君宜厚集其陣。不戰屈之。信
玄從之。兩軍夾水而陣。謙信挑戰。信玄不出。相持二
十七日。謙信遣使者言曰。吾聞公用兵所嚮無留陣。
而何獨不與我決乎。我於公非有怨仇。特為義清輩。

河中島第一戰

圓陣

畠山修理大夫
彌五郎
後改畠

敢問。公何以奪彼地。公不欲與吾戰。則還地於彼。不
欲還地。則與吾戰。信玄答曰。公庇義清。真為高義。雖
然晴信而未死。公不能成志也。公欲戰。則自公始。謙
信曰。諾。乃決議。約詰朝會戰。即夜傳發。以七隊合為
圓陣。平明。度橋而進。信玄勒十四隊迎戰。自卯至未。
爭橋相逐。勝敗不決。謙信分兵渡上流。出甲斐軍後。
甲斐軍顧之退去。橫田源助。板垣三郎等。及駿河七
將皆死。而越後兵亦多死傷。引兵歸。先是。謙信數出
兵越中。而未得志。是藏使使招降能登國主畠山義
則。以女兒妻之。取其弟義春子養之。稱彌五郎。實質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武田上杉氏

乙

賴氏藏版

山入卷
二十三年
大勝大
大長時
桔梗原

之也。是時所管佐渡及莊內會津盜起遣兵擊平之。
二十三年五月信玄與小笠原長時戰于桔梗原勝
而降之。長時終出奔京師。信玄以女為北條氏康婦。
為長子義信娶今川義元女。於是二國相共翼武田
氏以扞謙信。而信濃客將樂巖寺布下和田等陰通
謙信。謙信出兵清野。縱火鼠子驛。聞客將事覺被誅。
乃還。八月謙信復以八千騎入信濃曰。吾此行必與
信玄親戰。決雌雄耳。進渡犀川陣。既望信玄以二萬
人出與之對。固壘不出。間日謙信使村上義清等夜
伏兵而曉出采樵者。近甲斐壘甲斐兵出追之。陷伏

樂岩寺
右馬助
布下
和田

犀川之役

張組犀川
黃襖驢馬
白布裏面

皆死。諸隊隨出。乃大戰。終日十七合。迭有勝敗。信玄
潛下令張組犀川而渡。伏旗幟徑蘆葦中。直襲謙信
麾下。麾下潰走。信玄乘勝而進。宇佐美定行等以手
兵橫擊。破之。擠之於河。信玄與數十騎走。有一騎黃
襖驢馬。以白布裏面。拔大刀來呼曰。信玄何在。信玄
躍馬亂河。將逃。騎亦亂河。罵曰。豎子在此乎。舉刀擊
之。信玄不暇拔刀。以所持麾扇扞之。扇折。又擊斫其
肩。甲斐從士欲救之。水駛不可近。隊將原大隅槍刺
其騎。不中。舉槍打之。中馬首。馬驚跳入湍中。信玄纔
免。武田信繁聞信玄危返之。呼騎索戰。戰死之。是日。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賴朝

弘治元年
二年

高坂彈
正

高坂昌宣
復對壘河
中
戰

兩軍死傷大當。而信玄被創。夜收兵退。後獲越後捕虜。言嚮騎乃謙信也。弘治元年。四月。信玄攻降木曾義高。以女妻之。二年。信玄取伊奈郡。於是盡定信濃。以高坂昌宣守貝津城。以備謙信。謙信為武田氏強敵第一。諸將因榮昌宣也。三月。信玄。謙信復對壘河中。信玄與山本晴行等謀曰。我分兵遶出越後軍後。鼓譟逼之。而以本軍夾擊。必大得志。乃令信濃客將保科彈正等。以兵六千。夜度戶神山。時月黑迷失道。不能達。謙信見甲斐軍夜襲。人馬有聲也。潛起擐甲。傳令舉八千騎出。五鼓詣信玄牙營。會天大霧。謙信

復出河中
戰
河
中
第
三

自霧中直斫營而入。營驚潰。斬山本晴行等六將。而天明矣。客將兵遶上杉氏營。營無隻騎。顧聞河中戰聲如雷。則還渡筑摩河。出北軍後。甲斐軍望見乃逐。夾擊北軍。軍敗走。追逼之。犀川。北軍輪轉返戰。包追兵將鏖之。甲斐後軍橫擊救之。北軍乃倒隊而退。宇佐美定行植幟渡口護之。盡濟。甲斐兵疲不復追擊。八月。謙信復出河中。使村上義清等營舊戰處。而自進過河背水陣。信玄知其志在必死。不敢出戰。其候騎報曰。北軍積薪如山。信玄令諸將曰。敵中夜有火。舉。慎勿進擊。進擊者族。及暮。候騎又報曰。北軍掃營。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武田上杉氏

荷擔將去。諸將爭請追擊。信玄曰。謙信豈追暮掃營者。擊之必敗。其夜北軍火起。甲斐軍不動。天明望見北軍。疏行首。嚴陣而待。諸將乃服信玄。信玄謀設伏兩山間。挑戰佯敗。誘敵入山。瞰射殲之。乃夜設覆而明。縱馬入北軍中。出輕卒追之。謙信不出。信玄慮兵老有變。乘夜退入上野原。謙信舉軍追擊。信玄返戰。殺傷相當。交收兵歸。甲斐越後兵連不解。兩國士民患之。皆願講和。今川義元為周旋之。謙信將有事於關東及越中。於是和成。永祿元年三月。謙信自將入越中。越中加賀將士交請降。許之。先是上杉憲政數

甲越和成

永祿元年

上杉民部大輔

與北條氏康戰。每戰輒敗。關東盡屬氏康。憲政欲請援於謙信。是歲秋。憲政走入越後。求見謙信。謂之曰。吾管領八州。十二世於此。卒為一氏康傾覆。求四鄰可報氏康者。獨有公與晴信。而晴信氏康方親。吾是以相怨。以歸公。公能為我復仇。謙信曰。敢不竭力。當是時。謙信未得志於信濃。加賀越中亦未服。而許於憲政者。欲以掩為景之惡也。乃築館北川。以寘之。憲政與謙信約為父子。謙信於是稱上杉氏。又授以其職號。謙信辭曰。事成受之。未晚也。於是會將士議。使人諜北條氏。聞氏康每戰用奇。曰。彼用奇。吾用正也。

為景之惡見上六葉憲政與謙信約為父子謙信稱上杉氏

二年

近衛關
白龍山

茂興朱柄

輝虎

三年

越前守

政景

本莊越

前守

十月將兵入上野。陷廐橋沼田等五城。復平井據之。發使京師。告東伐事。且請攝家一人為關東主。而已。輔之。如北條氏故事。二年四月。再入京師。營于坂本。五月。朔詣關。天子賜酒。侑以寶劍。名五虎。請前關白。前嗣東下。見許。又謁將軍。命管領關東。比三管領許。乘篋輿。執朱柄。麾賜已偏諱。改名輝虎。三年五月。謙信自將攻和田城。未下。遣長尾政景。侵武藏。九月前嗣來。館于至德寺。於是謙信發二萬騎。陣泉福寺。北條氏康大舉禦之。本莊繁長以所部為先鋒。接戰。相模軍卻。諸隊繼進。謙信以麾下自中路進。與氏康戰。

四年

太田備

中守資

正入道

三樂

小幡上

總介

大破之。關東豪傑響應。乃報捷。越後迎憲政居之。廐橋牙城。而自居其郭。四年正月。關東將士賀正。廐橋遣兵攻古河。拔關宿河。越諸城。三月。謙信部七十六將。兵凡十一萬。進入相模。太田三樂。小幡憲重等居前。建牙于高麗山下。北條氏遣死士。狙擊謙信。謙信覺。捕之。縱還。遂圍小田原。氏康不敢出。謙信脫胄。穿白布憤。騎白馬。執朱柄。麾馳入諸隊。指揮軍事。關東將士竊指目語曰。此公視吾曹。如蟲蟻。寧可終戴乎。當是時。信玄在輕井澤。飯富兵部說曰。謙信威焰如此。北條氏必亡。則我亦危矣。君宜及小田原未陷。引

謙信無老成之計

新發田

因幡守

是時稱

五十公

野源太

小幡三

河守

千葉

小山

兵出三增嶺。直當越後中軍。得勝大善。卽不勝。亦足以伸義天下。信玄曰。不可。謙信用兵迅速。得之天資。而無老成之計。關東將士必不能堪。終當歸氏康。汝暫待之。宇佐美定行說謙信曰。城堅我深入久。頗恐有變。宜及今收兵。從之。新發田治長年少。爲近習。自請爲殿。氏康不敢尾擊。乃入鎌倉。詣鶴岡祠。觀源氏北條氏舊圖。索故物小八葉車。載前嗣。而謙信騎從焉。關東將士擁衛前後。小幡憲村操刀從。千葉國胤。小山政朝。門閥最高。爭座次不決。訴於謙信。謙信判曰。在八州之士。千葉氏可爲首。小山氏不可爲尾。二

成田下總守

高坂彈正

人不能爭。忍城主成田長泰。稱源賴義故事。立馬祠前以待。從士曳長泰下馬。拳之。長泰慙恚奔歸。諸將叛歸者相繼。謙信還至武藏府。長泰與北條氏兵尾擊之。謙信令委棄輜重於道。敵爭取之。因蹂躪而過。入平井。四月。以憲政歸越後。六月。關東諸將復附氏康。來攻平井。謙信聞報卽發。潛軍由梭師谷出。比曉。擊北條氏軍。待前軍戰半。自以牙兵旁出。橫擊中堅。使別將遠出其背。氏康敗走。復白井。廐橋諸城而歸。謙信之攻小田原也。北條氏使使請信玄。北侵越後。以牽其勢。信玄乃令高坂昌宣焚掠疆上。謙信大怒。

筑摩川之戰
四年

直江實綱
直江大
和守
齋藤下
野守

四年八月復出信濃。壘于西條山。堰水為池。以備貝津敵。信玄與義信將二萬騎來陣。雨宮渡以絕其歸路。越後將士說曰。利在速戰。謙信不肯。居三日。信玄收兵入貝津。以瞰謙信歸。謙信自若也。信玄謀曰。謙信蓋欲吾變。不動其軍也。吾伏兵河中。而別軍自貝津直往攻西條。則謙信無勝敗。必引兵北歸。而吾承敵塵戰。謙信可擒也。越後謀者報曰。甲斐軍出貝津南行矣。謙信召諸將問計。直江實綱曰。彼國內有變。故乘夜引去耳。當邀擊之。宇佐美定行。齋藤朝信曰。不然。彼蓋為二軍。欲及吾踰河夾擊之也。語未畢。謀

色部修
理亮
筑摩川

者又報曰。甲斐軍渡廣瀨。上河中陣矣。謙信謂二人曰。如汝言。吾將出其意外也。乃置疑兵山上。而全軍斲枚。縛馬舌。涉雨宮渡。遇武田氏斥騎十七人。盡斬之。進壓信玄軍而陣。使本莊繁長。色部長實等將二千騎。陣筑摩川岸。甲斐別軍已向西條山。信玄俟報至。曉曉未辨人色。見謙信牙旗在前。將士皆失色。越後軍鼓而進。聲震地。信玄不暇易其陣。以弓銃力拒。謙信常憾。向斫信玄而不遂也。欲必決死。自抽牙兵。前逼信玄。麾下潰亂。赴犀川。荒川伊豆逼擊信玄。信玄脫走。謙信追之。義信以二千騎尾謙信後。甘

甘糟近 江守 志馱源 四郎田 作馱爲 正 五年 長尾小 平次暉 正忠入 道謙忠 五郎憲 勝称新 藏人 甘利左 衛門暗

糟景茂等擊走義信。謙信既克，休止傳殮。義信復以殘兵返襲，敗之。斬越後將志田義時以下數十人。謙信執槍親鬪，本莊繁長等來救，復擊走義信。或說貝津敵夜出乘我疲，宜急收兵。謙信不肯，背犀川陣。次善光寺三日，遣使信玄欲再決戰。甲斐將士又有請焉者。信玄皆弗聽。五年三月，北條氏康請信玄合兵攻松山。松山，太田三樂屬城也。三樂與長尾謙忠在廐橋，令上杉憲政庶子憲勝守之。告急於謙信。甲斐平將甘利氏臣有米倉丹後者，束竹爲楯，以杆銃九諸隊倣之，遂陷松山。降憲勝，而謙信方至廐橋，問三

吉 米倉正 房

樂曰：松山何如？曰：陷矣。謙信大怒，瞋目按刀而蹠曰：汝以怯夫守城，使吾不及事，是辱我武也。吾寧與汝死。三樂懼伏，不知所出。乃上松山糧仗籍，及憲勝質子二人。謙信左手捽二人髮，而右手斬之。收刀復問曰：敵軍幾何？曰：五萬人。將帥誰某？曰：信玄。義信、氏康、氏政。謙信笑曰：與吾敵者二人而已。如氏政、義信，吾直以刀背一擊足矣。抑近地有敵城可攻乎？曰：私市城，距此十里許。謙信曰：可攻也。即親將赴攻。三樂從之。綴舟濟刀根川，既濟，毀舟過信玄。氏康軍前遣使言曰：二公攻松山，而僕不及援，僕深愧之，不敢徒歸。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武田上杉氏

小田助
三郎
志田

北莊丹
後恐誤
其父安
藝守也

今往攻私市。二公幸見要。不答。乃傳城四面齊登。一
晝夜拔之。斬城將小田朝真。虜三千人。以志田春義
代守。還遣使二氏軍曰。僕拔城而還。猶可以一戰。二
公豈有意乎。甲斐軍鼓譟。謙信免胄下馬。徐行而還。
至麻橋。召長尾謙忠曰。三樂從我。汝何不從。拔刀斬
謙忠。屠其衆二千。使北莊丹後代守。然後歸。氏康謂
信玄曰。公何以不戰。曰。吾與公敵一謙信。雖勝可愧
也。信玄從容與氏康語。因問之曰。河越之戰。公以一
軍克兩上杉氏。願得聞其詳。氏康曰。公在焉。僕何敢
言。信玄固請曰。欲使兒聞之。氏康乃談其戰略。信玄

六年

白谷
前守

佐野
太郎

稱善。還至其營。謂馬場信房曰。氏康手段吾得之矣。
六年。信玄出兵上野。取蓑輪松枝諸城。又略飛彈。降
其豪族江間常陸。而白谷氏納款於謙信。謙信於是
與信玄分領飛彈。謙信自將入越中。拔松倉小出。獲
嘗殺為景者江波氏。合其族十六人盡誅之。梟首梅
檀野。祭告為景。是歲謙信入上野。取伊勢崎。四月入
下總。攻臼井。與北條氏援軍戰。走之。先是常陸小田
氏治屬謙信。已而歸款北條氏。謙信怒。七年正月朔。
冒雪發越後。入常陸。攻陷小田城。二月。攻佐野昌綱。
於上野。五月。北條氏康來援。逆擊走之。降昌綱。會足

甲斐力
士安間
彦六
越後力
士長谷
川與五
左衛門
春日山不
識菴
越前守
政景

利氏使者來傳勅旨。諭上杉武田北條三家講和息
兵。八月。謙信自巡視信濃境上。信玄亦出對營。兩家
諸將交說其君曰。君以四郡故。與強敵構兵。十二年
多喪士卒。祇為四鄰之幸。無為也。二人然之。乃約各
撰一力人使鬪。勝者取河中。上杉氏力士鬪勝。信玄
乃獨取貝津一城。其餘盡屬謙信。謙信乃復村上義
清。高梨政賴等。按其故邑。謙信築精舍于春日山。號
不識菴。盡牌將士殉難者。自弔祭之。先是。謙信使長
尾政景守上田。備信玄已而忌之。有告其謀叛者。乃
召諸親信密議誅之。宇佐美定行諫曰。政景叛狀未

喜平次
景勝
鐵上野
介
帶刀藤
景

兵部少
輔虎昌

著。誅之。恐招騷擾。上田要害。折入武田氏。君又負殺
姉夫之名。謙信不聽。使定行圖之。定行乃歸其邑野
尻。招政景。觀漁湖中。以漏船迎載。捉政景同溺。宣言
私憾相殺。因没入定行邑。而陰祿其子。收養政景子
景勝。令鐵安朝代守上田。川中島之役。謙信為武田
義信所襲。敗曰。吾乃輸小兒。本莊繁長。長尾藤景有
救援之功。又竊笑之。謙信惡之。誅藤景。繁長自危。叛
據其邑。遣兵討之。作距堙圍守。數年而降。義信勇敢
善戰。將士歸心。信玄忌之。恐其倣己也。勝賴以庶子
陰有奪嫡之志。乃與飯富兵部之弟昌景謀。使人誣

山縣三郎兵衛

三好左京大夫松永暉正忠

八年

告義信教兵部就軍陣圖信玄昌景證之信玄囚義信盡誅其親信賜兵部死屬其部兵於昌景改氏山縣終令義信自殺歸義信妻於駿河今川氏始惡於武田氏武田氏既不慮上杉氏而其兵西出矣初信玄謙信共欲伸武於中原而兵結不解未暇及焉謙信之再入京師也三好長慶權勢方熾家臣松永久秀專政其吏徒途遇謙信不禮謙信命從士斬之因密啟將軍義輝請除長慶久秀義輝雖不能決心倚賴之久秀等頗聞之懼八年義輝密使使召謙信久秀等大懼欲及其未來行大事遂弑義輝義輝弟義

九年

源三郎勝長太郎信勝城之介信忠上總介氏真三浦右衛門佐

昭逃走近江九年以書來託謙信以興復謙信不輒成義昭遂依織田信長於美濃信長擁義昭入京師遂略定近畿頃致強大顧恐謙信信玄議其後又自知非二人敵也乃傾意結信玄以控謙信使幣相踵於甲斐信玄知其意動輒敗約欲西其兵信長患之乃送其季子勝長為質以女妻勝賴生信勝及義信死立信勝為嫡嗣而勝賴護之信勝母死信長又請為其子信忠娶信玄女信玄與織田氏婚遂與今川氏絕先是今川義元與信長戰敗死其子氏真暗弱任嬖臣三浦義鎮國人不服我德川公嘗屬今川氏亦

去屬織田氏。兵力日強。是時信虎猶在。流寓信濃。使人言於信玄曰。駿河亂。將爲德川氏所有。汝宜先取之。信玄不答。信玄國不濱海。仰鹽於東海。氏真與北條氏康謀。陰閉其鹽。甲斐大困。譏信聞之。寄書信玄曰。聞氏康。氏真困。君以鹽不勇不義。我與公爭。所爭在弓箭。不在米鹽。請自今以往。取鹽於我國。多寡唯命。乃命賈人平價給之。信玄使問者伺駿河曰。可取也。陰招國人約爲內應。十一年十二月。引兵南入駿河。軍入幡坂。氏真舉兵拒清見寺。軍潰。走歸府中。遂走掛川。信玄欲隨攻之。而慮氏康來救。乃止軍府中。

十一年

菴原跡
兵衛

取諸降附。任子送致甲斐。聞菴原某嘗與山本晴行交。召問要地可城者。以久能及興津答。乃城之。氏康果以大兵來爭駿河。以復氏真爲名。信玄留兵守府中。而自軍興津。氏康軍薩陞山。相持未戰。信玄曰。氏康數與兩上杉戰。用兵遲緩。易與也。因飲將士酒。問曰。猶寒乎。曰。寒。信玄曰。我陣平地。飲酒而猶寒。彼陣山上。寒可知矣。必下在其麓也。今人伺其陣。陣果無人。乃奪其糧。仗返。後數挑戰。不決。至四月。信玄問計諸將。馬場信房曰。臣嘗見啄木啄蟲。欲出蟲於前。先啄其後。信玄默然。曰。然。夜收軍歸。氏真遂走相模。三

美濃守
信房
啄木啄蟲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七 武田上杉氏 三十一 賴氏藏板

十二年

浦義鎮爲德川氏所誅。十二年六月，信玄出駿河，遂入伊豆。軍鳴嶋，會大雨，流潦侵陣，引返。於是氏康兵專防西面，在小田原者甚寡。信玄諜知，議攻之。高坂昌宣諫曰：「彼已懲謙信，講戰守必悉。君深入之一，有蹉跌，前功悉廢。」而謙信將乘其後，不聽。九月，下兵八王子，攻敵城邑不下者，過而南，入小田原，縱火城下。十月，引返，遇北條氏二萬兵，三增嶺，召諸將，命內藤昌豐掌輜重。昌豐辭，信玄曰：「前謙信唯失輜重，故敗於小田原，是重職也。」設八伏，及兵交，夾擊破之。歸，謂昌宣曰：「何如？」昌宣曰：「是僥倖耳。」信玄嘉其忠，讜相摸。

內藤修
理亮

介弟爲
源三郎
康俊

神保安
藝守

兵戍駿河者，聞難棄守，返救。信玄瞰之，十一月，急出駿河，拔九城，獨蒲原不下。信玄宣言赴府中，伏兵城傍山中，而西敵空城追之，伏起，取城，遂陷府中。及諸城，與德川氏割大井河爲界。織田信長以書來請曰：「松平家康，僕所最眷顧者，公幸指教之。」家康介弟在今川氏，公宜取以爲質。關東北陸諸國，皆使使賀戰捷。於是信玄國傳南海，謙信國傳北海，以橫絕海內。北條氏在其東，織田氏在其西，織田氏求援於信玄，北條氏求援於謙信，而謙信未之肯也。是歲春，謙信攻陷武藏下野諸城，秋，入越中，攻神保長純，會畠山

武田上杉氏

三二

賴氏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賴朝傳

義則不能治其下。能登亂。遣上杉義春治之。立義則子義隆而還。當是時。謙信連略加賀越中。而時出關東。兵行神速。敵不能測。每懸軍橫行八州。八州諸城聞其來。震懼不敢出。聞其還。上三國嶺。然後相告解嚴。如雷雨過者。元龜元年。佐野昌綱族據飯盛城。與昌綱鬪。北條氏政以四萬騎助攻之。昌綱告急於謙信。正月。謙信即發。晝夜兼行。聞氏政將分其兵當己。而急攻拔城也。謂諸將曰。饒令我戰勝氏政。而不救城陷無益。吾當獨身入城堅守。汝等推義春為將。繼進。乃獨與八十騎。過氏政陣前而入城。謙信穿黑綿

元龜元年

小太郎
昌綱

衣。不被鎧。提十字槍騎行。敵軍指目曰。謙信也。而大驚。不敢遮擊。諸將尋至。北條氏軍潰走。謙信遂屠飯盛。徇下野。下總入鹿橋。北條氏康聞氏政敗。將二萬騎出援。陣河越。相持三月。使使請和。質其季子三郎。謙信與諸將議聽之。會見于富田大中寺。攜三郎歸。授其故名曰景虎。四月。氏康入駿河。攻深澤。不下。又請謙信出兵。上野信濃間。以縻信玄。信玄自將出拒。交綏而退。十一月。德川氏質子遁去。於是信玄與德川氏絕。而織田氏聘問益厚。時氏康病卒。氏政請和。信玄將士皆說勿許。乘喪擊之。盡取其地。雖謙信不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賴朝傳 武田上杉氏

二年

能支也。信玄曰：吾夙欲出兵東海，並海而西，建旗鼓于京師，則吾雖死不憾矣。前有醫人診我脈，謂當罹篤疾，吾經營關東，而中道疾作，志不可成也。信長乘吾輩不西，以家康當我西面，而陰助之，其計可憎。我欲與氏政和，西治信長。十二月，遂納氏政質，使逐氏真。氏真走，倚德川氏。時信長與義昭相隙，義昭以書諭信玄，讓信來圖之。二年二月，信玄引兵東出，至遠江，攻高天神城。四月，入三河，陷八城。德川氏出援，觀甲斐陣嚴整，不可犯，不敢接戰。信長聞義昭招讓信玄，懼甚，乃益媚事信玄，以書謝曰：家康密通貴國。

三年
源吾國
清

推名肥
前守
神保安
藝守
三形原
小山田
備中守

恐有違失，僕當訓督之。幸勿見尤。信玄答曰：老夫不知也。德川氏發兩使，通好於讓信，載誓書，請夾擊信玄。村上義清子國清，寓越後，力贊成之。三年四月，讓信將萬人，出信濃，縱火長沼，以遙為德川氏聲援。勝賴在伊奈，聞警，以兵八百赴拒。讓信曰：彼敢以寡兵當我，不愧信玄兒。吾成其勇也。引兵而還，入越中。夷推名神保氏。十月，信玄計讓信阻雪，不能出，則復出遠江，援二股城。信長潛遣兵援德川氏。十二月，信玄進陣三形原，以薄濱松城，縱火城下，挑戰。城兵不出。信玄佯退，城兵大出。上原能登謂小山田昌行曰：德

武田信玄

卷之十一

武田信玄

武田信玄

川氏之陣單。織田氏之旗動。可敗也。昌行以告信玄。信玄乃返旆。昌行與勝賴及山縣昌景、馬場信房為先鋒。昌行、昌景先合而卻。勝賴、信房承之，衝其麾下。信玄乃遣米倉丹後，自間道橫擊，大破之。諸將請遂攻濱松。高坂昌宜曰：「不可。我攻之二旬不拔，信長必大舉來援，相持數月，而謙信出信濃，則我不得不返救。信長則曰：『我能卻武田氏矣，是損威名也。』」信玄乃退。次刑部，是役獲織田氏將平手汎秀，送其首於信長，讓而絕之。信長猶分疏不已。天正元年正月，信玄拔野田城，疾作而歸。信長請將軍義昭諭信玄弭兵。

平手甚左衛門
天正元年

秋山伯耆守
城將稱
遠山內
匠助

信玄辭之，訴信長五罪。二月，使秋山晴近誘降岩村城。城將妻信長之姑也，晴近奪而納之。京畿將士多來送款者。三月，信玄疾愈復發，曰：「此行必入京師也。」三月，部兵三萬出美濃，信長以萬人出拒。山縣昌景以八百騎馳之，信長不戰而走，乞和益力。信玄不聽，轉入三河。次平谷。四月，疾復作，自度不起，召諸將處後事，使勝賴攝衆以俟。信勝長，誠之曰：「汝慎勿佳兵以亡我國，吾死，天下獨有一謙信而已。汝請援以國託之，彼一受女託，必不與鄰國合以侵汝也。」言畢昏迷已，而呼山縣昌景曰：「明日樹汝旗于瀨田，乃卒。」年

信玄卒

孫六郎
信綱入
道遙
軒

五十三。諸將以遺命秘喪。以信玄弟信綱貌肖信玄。輿載之歸曰。信玄有疾歸國。以昏夜延見四方使者。信玄又豫具空頭華押數百紙。以備書問。以故無來犯者。信玄居常略涉書志。嘗以孫子語書其旗曰。不動如山。侵掠如火。其靜如林。其疾如風。馬場信房問曰。風雖疾哉。非倏起倏止者乎。信玄曰。兵鋒貴疾耳。苟止矣。則吾以麾下繼之。信房曰。君要第二合之勝也。其君臣講究武事皆此類也。四鄰頗聞信玄死。北條氏政馳使告之。讓信。讓信方食。舍箸而歎曰。失吾好敵手矣。世復有此英雄男子乎。因潸然流涕者久。

長坂左
衛門入
道
跡部大
炊助

二年

之。甲斐宿將馬場信房。山縣昌景。內藤昌豐。高坂昌宣。四人交說勝賴。請和讓信。勝賴不聽。勝賴性剛愎自用。長坂調閑。跡部勝資。自信玄時。已被近幸。勝賴益寵之。勝賴欲出兵美濃。四將交言不可。調閑勝資勸之出。會三河軍圍長篠。乃止。五月。勝賴遣信房。援長篠。敵設伏而燔柴。為燒營遁。以誘我。將士欲追之。信房曰。其烟白。非燒營也。令騎往踐之。果有伏。乃退。次黑瀨。城陷而歸。昌景向濱松。亦不利。歸。二年。二月。勝賴出美濃。陷諸砦。五月。攻陷高天神。歸。宴將士。昌宣。昌豐相謂曰。武田氏之滅。兆於此宴矣。昌宣說曰。

二嬖

君狃勝不戢。構怨四鄰。非長久計。宜返地二氏。與之連和。稍取東國。厚集其勢。二嬖沮而止。已而二嬖勸勝。賴出遠江。濟天龍河。遇敵不戰而返。返至伊奈。信虎在焉。年已八十。乃欲載歸。視其狂暴如故。乃止。四鄰觀甲斐兵數不競。知信玄定死。稍窺之。自信玄之死也。信長專意於謙信。卑辭厚禮。事之。猶事信玄。以其妹嫁神保長純。長純上杉義春之兄。屬謙信者。信長因陽結謙信。而陰圖之也。又陰以計招上杉氏諸城。歸欵於己。謙信書誚其反覆。信長答書陳疏。謙信不聽。會畠山義隆將游佐彈正等毒弒義隆。以七尾

安藝守
長純

九月十三
夕謙信賦
詩

與平美
濃守
三年
大賀弥

城降信長。七月。謙信將兵三萬。西伐。攻長純水船城。拔之。遂入加賀。屠金澤。移兵攻七尾。以義春為將。努力復取能登。游佐等乞援信長。信長方攻長島。不能來。九月。城陷。誅游佐等。乃休兵二日。屬十三夕。月色明朗。謙信置酒軍中。會諸將士。酒酣自作詩曰。霜滿軍營。秋氣清。數行過雁。月三更。越山并得能州景。遮莫家鄉憶遠征。令將士善歌詩者皆和之。遂為政國中而歸。信長遣大兵來援。聞城陷引去。信長猶使使謝罪於謙信。是歲信長招降三河將與平信昌。今守長篠。以備甲斐。三年。四月。參河計吏大賀某。陰送欵

四郎

長篠之役

武田兵
庫頭信
實

甲斐約為內應。勝賴往陣。榆城聞大賀謀覺被誅。乃返。五月。勝賴以萬人附昌宣。留拒越後。自以一萬五千圍長篠。軍道虛寺。今叔父信實守。為巢壘。德川氏乞援於信長。信長不敢出。使者三反不許。使者請曰。不援則納遠江於武田氏。為之先驅以取尾張。且信玄已死。公何怖之甚也。信長乃自將來援兵九七萬。猶憚甲斐騎兵衝突。植柵三層。守以萬銃。勝賴欲戰。信房。昌景。昌豐等皆諫曰。敵衆新來。其氣銳。不若且避之。不則疾攻城。雖損我兵。猶可拔而歸也。二嬖曰。一戰夷兩敵。在於今日。勿聽老怯計。信房曰。今日之

室賀入

道

小山田
備中守

真田源
太左衛

門
土屋右
衛門尉

戰。老怯者必死。若公等乃遁走耳。勝賴遂留室賀行。俊。小山田昌行圍城。而自進濟河陣。且日。敵間道襲。為巢信。實敗死。我陣顧而動。敵衆挑戰。昌景為左先鋒。進犯敵柵。中允死。信房為右先鋒。與真田則幸。土屋直村破柵而進。則幸。直村亦中允死。室賀行俊來。請曰。圍可解否。勝賴曰。可。言未畢。諸軍大潰。信房使人馳白勝賴曰。君速去。臣請留死之。與八十騎止戰。盡亡其騎。自登高邱。顧視勝賴已遠矣。乃號於敵曰。我馬場美濃也。宜斬以受重賞。敵叢刺之。死。二嬖先遁。昌宣豫慮軍敗也。以兵八千迎於境上。以歸。因大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武田上杉氏

二十六

賴氏

大城安土
柴田修
理亮
蕪木左
衛門尉

諫請與北條氏婚。以拒中二氏。勝賴從之。信長既大捷。謂甲斐不足患。所患獨謙信。乃大城安土移焉。以備北道。柴田勝家為其最驍將。因守越前。居北莊。八月。謙信將兵入加賀。攻松任城。城將蕪木高秀乞援於信長。信長將五萬人來陣御幸塚。勝家為先鋒。謙信疾攻援城。斬高秀。齎其首。贈信長曰。頃攻本城。相公遠來見援。幸甚。然城將已授首。謹此奉贈。公當有一戰以弔之。明早將相見。信長許諾。而乘夜退軍。設八伏以俟。諸將請追擊。謙信曰。信長豈徒歸者。亦引還。是歲。勝賴使使請和。謙信欲報織田氏。謙信許之。徵

下總守
幸成

右衛門
佐信蕃

四年

其質子不肯。會德川氏攻二股。城將依田幸成固守不下。乃攻陷諏訪原。遂攻小山。勝賴曰。彼謂我不能復出乎。乃募兵二萬援之。敵解圍去。十二月。幸成死。德川氏復來攻。幸成子信蕃拒之。勝賴命棄城退。岩村又陷。信長手刃其姑。是月。勝賴迎北條氏女成婚。昌宣退。謂人曰。今夕吾始得高枕矣。四年春。勝賴出兵遠江。與德川氏相持。橫須賀。勝賴欲戰。昌宣諫曰。長篠之役。多失老將。獨有臣存。今又欲殺之乎。勝賴乃退。城相良而歸。越後將士說謙信曰。甲斐兵新敗。可乘也。謙信曰。我與信玄數十戰。不能取。及其死。侮

椎名刑部少輔 江馬常陸介時 宣前田又 左衛門 川田豐 前守 柳崎和 泉守 長九郎 左衛門 五年 筒井陽 春坊

弱子乘敗取之。何以對天下。三月。謙信入越中。取蓮沼。獲椎名泰種。殺之。令別將入飛彈。夷江馬氏。遂自入加賀。攻小松。織田氏將前田利家等來援。以先鋒擊破之。使川田長親守越中。柳崎景家守能登。而還。信長患謙信西向。日夜謀所以禦之。柳崎景家遣人市馬上國。信長喜曰。可以間也。乃給直十倍。自書謝。更索佳鷹。景家貪其直。數給鷹。後有告其通款。終被殺。信長陰招能登人長重連。加賀人松任彦紹。誘一向賊北向。五年。重連聚兵據穴水城。小松安宅大道山諸城。並起應之。當是時。筒井順慶。松永久秀等。據

大和。遙送款。謙信請其西上。又西約毛利氏。東西夾攻信長。九月。謙信自將攻穴水。拔之。斬重連。遂攻小松安宅。信長遣柴田勝家。前田利家等五將。將兵四萬八千來援。而已亦潛來助之。謙信攻拔三城。進至石動橋。距織田氏軍十里而陣。使使約明曉會戰。信長復乘夜而逃。謙信大笑曰。信長巧於奔者也。使其猶在。當盡踢墜之水耳。遂進攻金澤。陷之。入越前。行攻織田氏壘寨。盡驅其守兵。焚掠而進。烟塵蔽天。信長退保北莊。遂退入長濱。謙信以天寒雪下。又聞久秀等已敗死。欲班軍。乃遺書信長曰。信玄既死。公則

委四郎於家康。而自居安土。蓋備謙信也。公數與畿內敵樂戰。未觀北人技倆耳。請期明春三月十五日。聊舉八州之卒西上。與公相見。公勿視謙信同皮履都人士。時京師人喜穿皮履。故云。使使齎書。因贈越後布二千端。信長延見使者。言曰。爲吾返報越後公。信長何敢與公角。公來將盡脫刀劍。獨挿扇於腰。單騎迎謁。先導以入都。公義人也。信長所辛苦經營。必不見奪也。使者復命。謙信哂曰。信長姦雄。甘言以怠我耳。聞長篠之役。渠以柵與銃。困甲斐四郎。明年復必以此擬我。我豈墮其計哉。十月歸越後。間日傳檄。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三十一 賴氏藏

六年 謙信卒 直江山 城守 景虎乃三郎 郎見上二 十七葉

大發管內八國兵。期以三月五日。加賀以西兵沿道附從。京畿大震。信長使使告之勝賴。請捐前故。修舊好。曰。謙信西上。我與家康拒之北道。願公直指越後。事克。則其地唯公所取。勝賴不答。六年三月。北陸諸國兵。應檄雲集。謙信自臨簡閱。申約束。將發。先發二日。疾作。二日遂卒。年四十九。卒後。信玄五年矣。直江兼續。本莊繁長等。諸大臣。相共謀曰。三郎非上杉氏胤胤。乃景勝。且親姪。宜立。立三郎。北條氏必因以并吞北陸。吾輩皆爲之臣僕。於是遣上杉義春。矯命急迎景勝於上田。來入內城。分親信守諸門。景虎在外。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武田上杉氏 三十一 賴氏藏

佐久間
右衛門
尉
前田又
左衛門
佐佐內
藏助
北莊丹
後守景
廣

七年

城日夜相鬪。弓銃交發。織田氏細作在越後者。走歸告信長。信長大喜。撫掌曰。天下大定矣。乃令佐久間信盛入加賀。前田利家入能登。佐佐成政入越中。各自略取之。景勝。景虎兵結不解。以故不能拒。景虎終敗走。歸上杉憲政于北川。戶定城主北莊丹後聞變。馳至。說景勝曰。兩郎君宜各領四州。共拒信長。不則彼乘釁來侵。先公所百戰而取者。一旦附之敵人。豈不可惜。景勝弗聽。北莊怒。去助景虎。數破景勝兵。因軍善光寺。景勝母在上田。肩輿來入城。召諸將士面勗之。保護信遺業。將士感激力守。七年正月。景勝夜

齋藤下
野守

潛兵襲景虎軍後。大破之。北莊脫走。景勝將荻田主馬。識之。追而刺之。於是諸城多歸景勝。景虎走保鮫尾。北條氏政聞之。遺兵萬餘援景虎。又請援於武田氏。勝賴出軍飯山。景勝與戰不利。齋藤朝信說景勝。以東上野啗勝賴。先以金萬兩。又厚賂其二嬖。二嬖交說勝賴曰。景虎君之舅也。雖然。援之而克。則北條氏連屬東北。將及於君矣。是與得東上野金萬兩孰利。勝賴乃與景勝和。合兵攻景虎。景虎與憲政皆自殺。相摸兵引去。氏政大怒。與勝賴絕。與織田氏德川氏約。夾攻勝賴。七月。勝賴以其妹妻景勝。撤貝津之

日本外史 卷之七 武田上杉氏 三十一 賴氏 越後

次郎三
郎信康

八年
岡部丹
波守
橫田甚
五郎

戊移於沼津。數出兵上野及駿河。時高坂昌宣既死。莫復諫者。而二嬖益橫。德川氏世子信康居岡崎。其母關口氏有罪廢居。與甲斐鑿人減慶通使。減慶來送款。約為內應。勝賴許之。事覺。母子皆被殺。九月。勝賴次沼津。氏政以兵四萬軍三島。十月。德川氏踰險入駿河。縱火由井。勝賴使別將當氏政而西。二嬖故遲其行。至則去矣。八年六月。德川氏攻高天神。十月。城且陷。城將岡部與行請援勝賴。裨將橫田尹松使言曰。城深在敵地。君不宜來。臣等分當守城。死即得免。走歸亦不難也。將士皆贊其言。勝賴曰。坐不援無

九年

橫田尹松
辭賞

小山田
備中守
穴山伊
豆守梅
雪入道

以藉口。乃出徇上野。攻膳城。肉薄拔之。九年二月。與氏政相持于伊豆。氏政將松田憲秀送款勝賴。勝賴欲戰。二嬖止之。三月。高天神陷。與行被獲。尹松力戰脫歸。勝賴欲賞之。曰。脫歸被賞。在君為僭。在臣為冒。固辭不受。勝賴疆土日削。二嬖勸其請和。信長小山田昌辰曰。晚矣。長其侮耳。不聽。返織田氏質子。請和。信長答書辭甚倨。穴山信良又說勝賴曰。先公威震四鄰。故所居不設城池。然聞氏康。信長通好。謙信則築岩殿。久能吾妻三城。以備之。謙信不屑從約。以故無事耳。今鄰國無復如謙信者。安可不備。勝賴然之。乃

新府

左馬助

信豐

木曾左

馬頭

阿部加
賀守

三位中
將信忠
瀧川左
近將監

城于薤崎。號曰新府。信良欲娶勝賴女為婦。武田信豐賂二嬖。乃適信豐焉。信良嚙之。終通款織田氏。諸公族諸將亦多送款者。木曾義昌為勝賴妹婿。苦其誅求。陰降信長。請導其兵。有來告之者。二嬖斥為虛言。已而事覺。十年正月。勝賴欲討義昌。阿部忠高曰。其地險狹。不可輒往。臣請先往。說紓其計。而君兵稍從。其後可也。二嬖沮之。遂命信豐將五千人。冒雪赴討。遇義昌。鳥居嶺大敗歸。二月。勝賴將兵二萬出陣。諏訪遣諸將分守要害。而信長已遣長子信忠引兵十餘萬。自木曾入瀧川一益。川尻鎮吉等為前部。德

川尻肥

前守

下條伊

豆守

小笠原

掃部助

桔梗原

城織部

真田安

房守昌

幸

依田右
衛門佐

川氏。北條氏各大舉應之。下條信氏棄瀧澤走。小笠原信嶺以松尾降。信忠入至桔梗原。勝賴召諸將于諏訪。聚議不決。城昌茂進而請曰。方今之勢。不可一日猶豫。臣與尹松得假五千兵為先鋒。昌幸。昌辰等。以餘兵繼進。敵不復設柵。如長篠之役。我必克之。勝賴問之二嬖。二嬖曰。少年者所言。不可用也。阿部忠高曰。臣遣間覘敵。深入客地。離而不整。可襲也。我夜合兵。疾進挫其前部。以破其膽。二嬖不許。已而信良叛降德川氏。駿河諸城皆解走。獨田中守將依田信蕃不下。先是德川氏數攻信蕃。不得志。至是使人說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三十一 賴氏

仁科五郎

渡邊金大夫照勝太郎信

降之。對曰。吾知守城而已。不知外事。乃使信良以書諭之。三月。信蕃出歸甲斐。德川氏招以厚祿。辭曰。吾赴國難。未暇謀家。諏訪軍潰。在者僅三千。勝賴乃走歸新府。信忠合兵圍高遠。城將仁科信盛與小山田昌辰固守。信忠使辯士入說曰。孤城抗大敵。壘粉可待。苟出降。以為將。增其邑。昌辰曰。吾報先公正在今日。若何為者。敢來誘我乎。執使者。截其耳鼻。放還之。信忠怒。以信嶺為導。疾攻。昌辰力戰。數出狙擊信忠。不克。城遂陷。與信盛及渡邊某皆死之。於是敵兵四面來薄。而新府城壁未全。勝賴欲徙避之。嫡子信勝

小山田左兵衛佐

慷慨曰。事已至此。何之而免乎。當焚旗與無楯。徐自裁而已。勝賴未答。小山田義國欲誘執勝賴。以市織田氏也。說曰。臣邑岩殿險可保。真田昌幸曰。弗若臣邑。吾妻險有積粟。請以死奉君。勝賴乃令昌幸先歸。二嬖曰。昌幸新。義國故。去故就新。奈何。勝賴遂從岩殿。令義國先歸待已。於是焚殺諸叛臣質三百人。召死節者質十人。頌與金各百兩。散遣之。收其重器。以殘兵五百赴岩殿。顧望二府。君臣相顧泣下。至相尾。待義國來迎七日。不至。走入駒飼民家。即夜。義國使人襲取其質。乃絕關拒勝賴。勝賴不知所出。乃走入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武田上杉氏 賴氏

土屋惣藏
秋山紀
伊守
温井常
陸介氏
熙
小宮山
内膳正

天目山兵厯四十人。土屋昌恒。秋山光次牽其馬。阿部忠高。温井常陸擔鎗從之。小宮山友信單騎來從。友信初數諫勝賴。請除二嬖。又與小山田將監者爭事。並訴將監厚結二嬖。勝賴遂廢錮友信。友信於是赴難。追及於田野。就昌恒言曰。君嘗擯我而我赴君。難是傷君之明也。然不赴。缺我義。與缺我義。寧傷君明耳。因問調閑何在。曰。昨逃矣。問勝資。曰。亦逃。問將監。曰。逃已十日矣。友信曰。唉。吾知有今日久矣。勝賴俛首而已。已而山僧與村民謀導敵索勝賴。勝賴乃使其配北條氏奔相摸。對曰。妾何顏見阿兄乎。又使

辻彌兵衛

武田氏滅
右衛門
大夫信

信勝間道奔陸奥。信勝曰。大人宜奔耳。兒辱冢嗣。義當死于此。勝賴曰。然則吾與女共死。顧女未行。擐甲禮。當行禮而死。乃請秋山光次為賓。被信勝以無楯。比禮畢。敵兵奄至。衆飢不能起。勝賴以白布約髮。拔刀親戰。信勝以鎗。昌恒以弓翼之。卻敵三次。山縣氏率辻某聚叛人。自後山瞰射。我兵皆斃。昌恒矢盡。且拔刀。敵叢鎗擬之。勝賴走救。昌恒為敵刺喉及腋。死。年三十七。信勝亦死。年十六。昌恒。友信。光次等皆死之。武田氏滅。織田氏入甲斐。懸令曰。氏族將士出降者。復邑。勝賴祖叔父信就。信光。叔父信綱。信龍。弟信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武田上杉氏 三十五 頼氏載反

就左衛門大夫信光
孫六郎道遙軒
信綱
一條上野介信龍
左馬介信豐
三郎信貞
森勝藏武藏守
魚津死節士竹
股三河
中條與

貞從弟信豐及二嬖義國等相率出降皆為所誅獨
穴山信良得領甲斐一郡上野諸將非武田氏世臣
者盡隸於瀧川一益信濃諸將隸於森長可與柴田
勝家等相為掎角以圖上杉氏時北陸訛言信長兵
大敗於甲斐土寇群起景勝遣兵助之與勝家等戰
于越中勝家憚越後兵拒以塹柵其他諸將侮景勝
出柵外戰輒見擊破瀧川一益聞之遣兵入越後五
月景勝迎擊一益兵三國嶺大破之自將入越中拔
魚津轉入信濃與森長可戰勝家等復取魚津五月
穴山信良與德川氏俱入京師六月信長為其將明

次吉江織部以下十三人
明智日向守
諏訪安藝守
小笠原喜三郎
村上源吾
謙信惡政
景見上廿一葉廿二
景勝見上三十七葉
柴田因幡誤乃新發

智光秀所弑信良走歸途遇盜被殺一益長可勝家
聞變皆西走而武田氏故地大亂諏訪賴忠小笠原
貞慶村上國清皆舉兵欲復先業景勝自將兵七千
助之七月景勝入貝津北條氏德川氏各以數萬人
來爭真田昌幸高坂源吾初屬景勝已而通北條氏
曰臣為內應景勝可獲景勝覺之執誅源吾北條氏
不知以昌幸為前導濟筑摩川以待源吾報景勝送
源吾首請戰北條氏懼引去已而德川氏盡取甲斐
信濃景勝定河中四郡而歸景勝幼有武幹心誓報
讐信恩以償政景罪讐信嘗欲誅深澤九鬼者景勝

武田上杉氏

卷六

賴氏

田因幡治長小田原役諫謙信者

豐臣一作羽柴

十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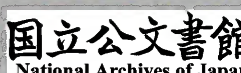
十三年

時年十四手斬二人。謙信賞賜政景舊邑。數從軍有功。謙信卒而三年。克景虎將士盡伏。獨柴田因幡者。據新發田不下。景勝常有所內顧。以故不能專營外事。織田氏將。筑前守豐臣秀吉。誅明智光秀。略定京畿。與柴田勝家戰。勝而殺之。取加賀能登。十二年。遣使來通好。曰。吾欲攻佐佐成政。以取越中。願子勿救。景勝曰。吾素與成政仇。而越中本吾地。吾欲先取之耳。乃自將兵入越中。十月。攻官崎城。一鼓拔之。謂使者曰。越後男子用武如此。返語筑前守。吾於越中欲取即取。而不取者。以讓子也。十三年。四月。秀吉攻降

須賀修理亮

須田相模守本莊越前守

成政取越中。五月。秀吉獨率石田三成等三十人來。入越後。自稱使者。至薄水城。見城將須賀。告以實。欲面見景勝計事。須賀以兵守之。而馳告景勝。請執殺之。景勝不許。曰。彼身司天下權。而踰嶮入敵國者。蓋恃前約。以吾必不食言也。殺之不義。即日與直江兼續等六十餘人。見秀吉。秀吉屏人與語。獨兼續與三成得待。已而別去。七月。上田城主真田昌幸。畔德川氏。復屬景勝。送質乞援。景勝遣須田某。本莊某等。將信濃兵六千赴援。兵少利。景勝欲大舉繼之。德川氏兵引去。十二月。秀吉又使使厚贈越後君臣。促其入



日本外史 卷之五十一 三十一 朝比野

十四年

十五年

十七年

登守

泉澤河

內守

安田

前守

大和守

實綱

十八年

文祿元年

二年

朝十四年五月景勝入朝秀吉供帳路次為奏叙正四位上。任參議七月歸國是歲陷新發田盡定越後十五年定佐渡莊內十七年景勝又入京師進從三位遷中納言直江兼續為四位侍從藤田泉澤安田三臣皆叙四位兼續自父實綱常參謀議為仇人刺死無子謙信命近士樋口與六為嗣是為兼續多文武材能事景勝尤見寵任十八年秀吉東伐北條氏景勝與前田利家自東山道進下數十城北條氏滅又與利家徇陸奧出羽文祿元年從秀吉伐朝鮮陣那古耶二年景勝將兵入朝鮮築釜山城而歸是時

堀左衛門督

慶長二年

三年

前田大

納言利

四年

毛利中

納言輝

上杉氏所領歲入可三百萬石秀吉心畏惡景勝之能又度謙信久訓其國國人皆戴景勝欲徙其封嘗從容問之曰卿國歲入幾何景勝恐被削不以實對曰七八十萬石耳秀吉佯驚曰何少也因徙之會津食百二十萬石賜兼續以米澤地三十萬石賜越後于堀秀治景勝大悔之是歲慶長二年也三年秀吉有疾嗣子秀賴猶幼乃以景勝與德川前田毛利浮田氏並稱五大老與為盟約秀吉薨德川公威權獨熾四年石田三成與直江兼續謀勸景勝舉兵曰群牧共願推公為諸將載書示之因密定議七月與佐

日本外史 卷之五十一 武田上杉氏 三十一 領氏藏及

元 浮田中
納言秀
家
五年
佐竹常
陸介右
京大夫

伊達左
京大夫
最上出
羽守
伊達上
野介
片倉小
十郎備
中守

竹義宣皆就國城香指原修壘寨時糧餉誘陸奧出羽土兵齊起又使人招越後遺民遺民競起應之堀氏不能制五年正月使藤田信吉賀正於大坂德川公厚賜之信吉歸驟諫景勝兼續欲殺之三月信吉挈家奔歸德川氏德川氏使伊奈圖書來諭景勝西上景勝不聽數德川氏背盟十罪德川公終決意東伐令前田佐竹伊達最上氏四面來擊伊達氏國會津東境先衆而至其將伊達成實片倉景綱將兵來侵景勝遣兵擊卻之七月德川公統將帥百餘人至小山景勝軍長沼分兵守險以待之石田三成乃矯

結城中
納言秀
康

秀賴命與毛利浮田島津小西諸將俱舉兵至美濃八月德川公使庶長子秀康以萬人守宇都宮而自引兵西上直江兼續請悉兵躡之景勝弗聽會秀康來請戰景勝答曰先人用軍未嘗乘人危吾不敢違也且公年少非我敵吾待內府返決戰耳糧仗如缺乏當相給焉乃收歸會津德川公之西也命諸將曰景勝勁敵也慎勿與爭鋒是以四鄰環守不敢來犯九月景勝以兵四萬附兼續令攻最上義光于山形義光設二十五砦待之請援於伊達政宗政宗發兵二萬赴之兼續拔二十一砦進攻長谷城起樓櫓鑿

日本外史 卷之七十一 武田上杉氏 三十九 頼氏 義友

志村伊豆守

地道晝夜攻擊。城將志村高治善拒。景勝又遣中村式部攻上山城。不利。義光政宗合兵來援。兼續軍中有傳呼曰。上國軍敗矣。已而使至自會津。傳三成敗聞。命班師。兼續曰。聞變而退。怯也。乃使人入城告。故且日鼓衆齊登。陷其外城而返。義光政宗與高治尾擊之。兼續返戰二十餘次。而至米澤。政宗進攻福島。本莊繁長守城。擊却之。六年二月。政宗又來侵。繁長又擊却之。政宗轉濟逢隈河。攻梁川。城將須田大炊設四伏。而與戰破之。四月。政宗留兵備須田。而還攻本莊。本莊出拒松川。侮敵不備。政宗乘曉而濟。擊

本莊越前守

六年
大炊介
長義

慶長十九年

杉原親憲

敗之。本莊走入福島。須田聞之。濟逢隈川。破其兵。遂襲政宗軍。後與本莊夾擊走之。景勝乃自將而出。政宗驚舍其軍。獨與十餘騎間道走白石。德川公既克石田氏。天下歸之。景勝因秀康謝罪。德川公使人來促其西上。景勝即治行。將士皆危而止之。景勝曰。吾豈可再負乎。七月。至伏水。謁見。八月。國除。獨食米澤三十萬石。宥兼續罪。賜五萬石。慶長十九年十一月。大坂兵起。德川公率諸將攻之。景勝與佐竹義宣爲先鋒。二十四日。至大坂。景勝將杉原常陸。尚水干衣於鎧表。衆指而異之。曰。彼越後宿將也。是其軍禮乎。

鐵孫左
衛門尉

杉原聞笑曰。吾鎧太敝惡。故尚此耳。景勝陣鶴野。義
宣陣今福。間日並進。破敵柵。景勝命植柵設塹于大
和河南。令隊將鐵其將銳手五百守之。將士竊言曰。
此非戰場。不知何用。日午城兵大出。義宣兵不利。銳
手齊發。敵兵乃卻。已而城兵七隊出鶴野。我先鋒須
田大炊與戰敗走。杉原常陸與安田上總。長尾權四
郎進擊斬其三將。德川公聞鶴野戰急。令堀尾氏。丹
羽氏來代景勝。景勝以槍手三百自環為陣。憑椅不
動。使者十餘輩來傳教旨。皆不得入。景勝厲聲曰。吾
在戰場。雖有教命。不能退一步。麾兵益進。遂破城兵。

壹一
作市

島津玄
蕃

元和元年

城兵入柵。景勝銳手又驅柵內兵入城。不使復出。須
田愧敗。與五騎馳入敵中。入得一首級而還。德川公
軍監小栗又壹具狀以聞。退語同僚曰。今日戰既解。
猶有宜進擊之機。吾言之。景勝辭以日暮。可憾。德川
公聞之。叱曰。景勝武事。若曹敢得誹議之。次日巡視
諸營。至上杉氏。親慰勞之。遂賜功狀於杉原。長尾。安
田。須田。鐵。島津等。杉原伏謝曰。臣等何力之有焉。先
寡君家範猶存。臣等奉以周旋焉耳。退謂人曰。吾從
先公數與武田氏戰。若今日之戰。乃兒戲耳。何足載
功狀乎。元和元年五月。再攻大坂。景勝以特命留守

九年
彈正大
弼四位
少將定
勝
播磨守
侍從綱
勝
吉良上
野介
彈正大
弼侍從
綱憲
彌五郎
義春

京師陣八幡。九兩役所用軍監選練兵事者。傳命諸營。多甲斐舊臣。而真田昌幸子幸村在城中。戰守最可觀。世以為出武田氏遺法也。九年三月。景勝病卒。年六十九。子定勝。孫綱勝。相繼襲官秩。綱勝夭。以外甥吉良義英子綱憲為嗣。削十五萬石。上杉義春。本畠山氏。為謙信子養。後以為上條城主。承故上杉定實後。佐景勝。擊景虎。最有功。德川公命復畠山氏。削髮號入菴。老於京市。大坂冬役。召之二條城。問上杉氏行軍法。諸侯伯皆侍焉。義春為人短小。而善辨。陳己嘗從謙信所聞見。音辭如流。公稱善。諸將皆織田。

宇佐美
民部定
與同兵
左衛門
勝與稱
大關氏

豐臣以來老兵豪傑。而母敢出聲者。後病眼盲。使人讀近代史。乘聽之。至武田。上杉氏事。往往指其謬。偽云。宇佐美定行之。孤定興。數潛從軍。欲立功自贖。景勝以其父故。不許也。流寓諸國。及關原事作。赴難會津。及徙封。終隱越後。終身。其子勝興。仕紀伊。亦於越後事跡有所綜覈。初武田。上杉二家。並務耕戰。以名法治國。政貴嚴刻。而上杉氏作事。率仗信義。是其所以獨存至今也。然世言兵法。並稱二家云。外史氏曰。世傳二家兵書。有出後人假託者。不可盡信。特言兵於我邦。期乎二公者。不可不知其由也。夫

武田上杉氏

負氏表反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源氏 勇悍趨捷。重耻輕死。我國俗所自有。我先王又養之以恩。結之以信。所以撫摩鍊治之。經數百千年。闔國之民。親其上。死其長。如手足之扞頭目。以能震懾四鄰。雖魏唐之強大。不能加焉者。恃此俗也。及至通唐氏。乃舍此學。彼斲樸爲文。鏗強爲弱。平時奔競。有急遁逃。幾乎舉朝皆婦人矣。而先王遺民。勇而輕死者。皆爲將門所收。以此奪王權。營私利。無所爲而不成。承久建武之事。輒皆爲然。故先王所以自衛。後王所以自累。均此兵也。顧用捨何如耳。降至戰國。此兵各爲群雄所分領。日淬月厲。逾用逾勁。而其撫摩鍊治。

教之而後戰者。莫武田上杉過焉。故我邦兵之精。極於此時。而二家又精之精者矣。且源平以還。其兵皆散而自戰。將勇卒銳者勝。非必有東伍結陣坐作進退之法。有之始於二家。二家兵法。傳爲我邦極則者。由此焉爾。然源氏足利氏。每自東國起。其兵習騎戰。而足利氏居京畿。不恤馬政。織田豐臣。德川並起。侯甸。少騎多步。卽如二家。雖較多騎。亦以其國險。不便騎。騎率徒取致遠。至戰槩舍馬步鬪。故騎戰遂廢。又用火器與長槍。以爲軍鋒。而弓矢之用稍衰。是又我邦兵體變遷。不可不知也。此時兵農雖別。往往收漁

獵者爲弓銃手。取盜賊爲間諜。以補隊伍。充斥候。二
 家皆是。二家之陣。大約弓銃手居前。長槍步卒次之。
 騎士次之。牙旗鼓螺居中。左右拒夾之。輜重居後。游
 兵居外。每戰交發弓銃。長槍從之。士下馬以進。或自
 卒傍出。或自中跳盪而出。戰酣或以麾下乘之。雖變
 化無準。旣以此爲常。一時並同此法。而群雄環視。獨
 畏二家。幸其噬搏弗解。不敢觸犯云。夫孫武。吳起。不
 同世而生。饒使同世生。借人之兵。以施己之法。不能
 大展其力。確鬪決勝敗也。今二公挾孫吳之能。擅趙
 魏之甲。而比肩接踵於一時。可謂希世之遇矣。後之

言兵者。觀二公相與之跡。識其形勢機權之大。然後
 參之其書。辨別真僞。其法可得而詳論。余是以合叙
 二家焉。昔者吾父嘗行過甲斐。甲斐民飲食必稱館
 君。館君信玄也。以信玄之悖逆。而能抗強敵數十年。
 而不相下。豈非以其教民有素哉。謙信之事。多世所
 不傳。余并考畠山氏。宇佐美氏說。又與米澤人士交
 游。爲余言如此。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四十四 賴氏

日本外史卷之十一終

日本外史卷之十二

足利氏後記

毛利氏

中納言 三位中 納言 房 民部少 輔親 廣 安藝守 季光

毛利氏出於大江廣元。廣元十一世祖曰本主。姓土師氏。為備中介。本主生音人。音人歷仕仁明清和之間。至從三位左大辨。賜姓大枝氏。後更大江。與菅原氏並掌學政。音人生千古。千古之後七世曰匡房。有文武才略。教源義家以陣法。匡房曾孫為廣元。廣元佐源賴朝于關東。使之霸天下。以其薦為安藝介。遷因幡守。至正四位下大膳大夫。兼陸奥守。源氏北條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毛利氏 一 賴氏 歲 反

修理亮
時親
左近將
監貞親
備中守
親茂
備中守
官內少
師親
輔匡時
越後守
直衛
新田越
後守
高越後
守
武田六
郎

氏之際。為幕府元老。數定大難。有五子。長子親廣。承
久之役。屬官軍。不知所終。第三子曰季光。為左近衛
將監。食相摸毛利莊。因氏焉。娶三浦氏。死於其難。季
光子經光。出鎌倉。居越後南莊。經光子時親。復起為
六波羅評定眾。足利尊氏滅六波羅。加賜時親。以安
藝吉田及河內利田。時親生貞親。貞親生親茂。親茂
有三子。師親。匡時。直衛。皆隸新田義顯。義顯為足利
氏將。高師泰所滅。貞親以下猶屬官軍。獨師親去屬
師泰。師泰之攻石見。敵阻劫川。師親與高橋某。先衆
亂流。拔三城。以功盡食吉田邑。及師泰敗。屬山名時

吉川又
次郎
治部少
輔豐元
少輔太
郎弘元
備中守
興元
行道而躓
常也

氏。迎親茂及二弟共居焉。足利氏令武田氏。吉川氏
攻降之。師親生廣房。廣房生光房。光房子熙房。嘉吉
之役。攻懈坂有功。熙房子豐元。應仁之役。與小早川
氏守相國寺有功。豐元生弘元。弘元之子曰興元。次
曰松壽。松壽幼有器量。其保嘗抱之濟水而躓溺。保
惶懼謝罪。松壽曰。行道而躓。常也。庸何傷。比髮鬣詣
嚴島神祠。既歸。問從者曰。汝輩何祈。曰。祈郎君主安
藝也。松壽曰。汝盍祈吾主天下。夫願主天下者。能主
一方。願主一方者。能主一國。今願主一國矣。其所成
可知已。聞者竒之。興元既為嫡嗣。松壽出養於丹比

盍祈吾主
天下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賴氏 賴氏 賴氏

永正八年
元服名元

就
善相者朱
良範

十四年

武田太
郎左衛

門
駿河守

經基

熊谷次
郎三郎

氏永正八年加首服名元就稱少輔次郎居猿掛城
食邑七十五貫養士卒三百會明使者來聘京師路
經吉田善相者朱良範從焉元就往見良範良範曰
公兼漢祖唐宗之相必宣威於四方元就心自負焉
元就為人隆準肉角音吐甚洪在麾下號令士卒聲
聞於諸隊十四年安藝守護武田元繁據佐東銀山
矯將軍命攻略國內十月攻有田城城屬吉川經基
經基與興元善是時皆在京師元繁柵于中堰使熊
谷元直守焉別遣千騎焚猿掛城下元就以二百人
出戰不利吉田兵聞急來援元就乃分兵五百備元

志道太
郎三郎

大內左
京大夫

太郎判

官光
和

十七年

高橋大

九郎

大永三年

三吉修

尼子伊
豫守

繁援路而以千人疾攻元直破而斬之元繁遣兵來
援不及乃留一將當有田自將四千騎來戰元就令
吉田將志道廣好潛兵出敵背夾擊破之元繁挺前
濟水我兵射洞其胸其兵皆潰走乃報捷京師大內
義興為足利氏管領為請褒賞元就元就遂并領武
田氏邑八千餘貫經基妻以其孫女元繁子光和猶
據銀山不下十七年興元卒子幸松嗣外祖父高橋
久光與元就並輔之大永三年久光父子與備後三
吉其戰而死元就赴援撫其遺臣并其邑萬餘貫六
月出雲國主尼子經久攻大內氏將藏田信房于鏡

藏田備
中守
叔父日
向守
上野介
持久
大膳太
夫高詮
鹽谷掃
部介
上總介
就勝
坂詳
渡邊次
郎左衛
門
桂左衛
門佐
能登守
元澄

山。元就奉幸松為先鋒。陰誘信房叔父某。某斬信房
出降。被誅經久本六角氏。其祖父持久為伯父高詮
幹國事。至於經久滅鹽谷某。取富田城。轉略山陰諸
國。南出兵侵大內氏。大內氏世居周防山口。為大宰
大貳。雄長關西。是時大內義興在京師。聞變馳歸。自
是連年攻戰。石見安藝豪族介立其間。嚮背無常。獨
毛利吉川武田氏常附經久。七月幸松病卒。無嗣。家
臣聚議。選於羣叔。以元就為嗣。八月元就入吉田。元
就弟就勝與坂某渡邊某謀殺元就。元就覺之。襲殺
就勝及坂。渡邊坂者桂廣澄兄志道廣好弟也。乃使

四年
周防介
義隆
陶兵庫
頭
尼子經久
七年
享祿二年
熊谷兵
庫助後
伊豆守
天文四年
香川左
衛門尉

人諭廣澄廣好曰。吾不以坂故疑汝也。廣好拜謝。廣
澄弗信。自殺。其子元澄聚族據城。元就單騎往諭。降
之。四年五月大內義興使其子義隆與其將陶持長
將二萬人攻安藝諸城。屬尼子氏者。七月尼子經久
遣兵援之。敗績。八月元就以部兵四千夜斫大內氏
營。破之。持長解去。七年元就入京師。任右馬頭。為幕
府相伴。眾享祿二年熊谷信直以事怨武田光和。以
高松城來歸元就。光和怒攻之。不利。憂憤死。香川光
景亦以八木城屬元就。將攻銀山。銀山餘眾終奔若
狹。天文四年元就率光景信直等二千騎東略備後。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三 賴氏藏版

赤松下
野守
官內大
輔興久
右衛門
督晴久
大內義興
德毛利元
就見上三
葉

下野守
義勝

攻高野城。城將乞援於播磨赤松晴政。未至。元就急
攻拔之。并其兵。又徇下數城。先是。尼子經久。逐子興
久。殺之。立孫晴久。晴久遇元就。元就與晴久有卻。宜以是
於享祿元年。遺言義隆曰。元就與晴久有卻。宜以是
時。奪為我援。慎勿失其驩心。吾嘗德彼。彼豈不記之。
陶持長奉遺命。百方通好。元就終應之。攻下國內諸
城。屬晴久者。晴久大怒。欲親來討之。經久曰。元就材
武。善用兵。未可以力取也。不若先定備後。石見以形
勝制之。經久弟義勝亦諫止之。晴久皆弗聽。吉田城
東北有胄山。元就患敵陣山上。以瞰城也。會出雲間

安戶安
藝守

竹原安
藝守
小早川
又太郎
紀伊守
國久
新官黨

來入。元就覺之。乃議曰。敵陣胄山。吾與安戶隆家夾
擊之。陣三猪口。則非吾利也。隆家。元就女婿。守五龍
城者也。間者走報晴久。九月。晴久將騎卒五萬來陣
于三猪口。助武田氏餘黨復銀山。四近將帥怖晴久
兵威。不敢援我。獨安戶竹原小早川諸族。遣兵數百
入城。城兵凡三千人。北軍焚掠。城兵輒出擊走之。晴
久叔父國久。部屬精勁。稱新官黨。忿北兵數。以萬
騎來挑戰。元就設二伏而出戰。敵覩我寡單。縱兵而
進。路狹不得齊進。伏兵夾擊。破之。晴久乃作三柵于
官崎以逼城。大內義隆遣陶隆房等將兵來援。陣天

十年 陶尾張 守 備中守 隆元後 大膳大 夫 十二年 秋山信 濃守 毛利師親 渡劫川見 上二葉 吉川治 部少輔 小次郎 左衛門

神山。十年正月。元就請隆房備晴久。而自與長子隆元攻官崎。元就進破二柵。隆房與尼子義勝戰于三猪城。義勝死。晴久夜遁。城兵尾擊。多斬獲。銀山兵聞之亦遁。十二年正月。義隆大舉攻富田。元就以兵二千從。與周防將秋山某夾川陣。四月。河水大漲。城兵急攻秋山。元就曰。吾祖騎渡劫川。况此一衣帶水乎。亂流援擊。走之。七月。義隆敗走。元就整隊徐退南還。是役也。吉川與經與北軍將十餘人叛晴久。導周防兵。已而復附之。義隆以故敗。吉川氏出於駿河人吉川友兼。友兼誅梶原景時。子

尉友兼 大鹽右 衛門尉 駿河守 元春 次郎實 平 又太郎 正平 鶴丸繁 平 兩川 左衛門 尉隆景

孫以功食安藝大朝。後十二世為興經。興經廢大鹽某。其下皆怨。殺大鹽。廢興經。議曰。毛利右馬與先公婚。其子皆先公外孫。可養以為嗣。乃請元就次子元春入新莊城。奉以為主。元春弟隆景亦出為小早川氏後。小早川氏之先出於伊豆人土肥實平。實平仕源氏。食安藝豐田。後十六世曰正平。正平子繁平。幼失明。其族黨議請養隆景。妻以正平女。居沼田城。於是吉川。小早川。並為毛利氏羽翼。人呼曰兩川。元春稱治部少輔。豪爽善用兵。隆景稱左衛門佐。美姿儀。沈斷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二 毛利氏 六 須氏 歲 反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六

兒玉三郎右衛門

熊谷伊豆守

女 元春娶醜

十七年 內藤下野守

有謀慮。皆類元就。元就以元春未有仇儷。使兒玉就忠密問其意所嚮。元春曰。吾欲得熊谷信直女。就忠曰。郎君得無謬聞其美乎。彼女醜惡無匹。君必悔之。元春哂曰。然。吾素知其醜也。抑古名將多以女色失其勇。所以人不取而吾取之。人不取而吾取之。信直必感喜。為吾出死力。此間將卒。孰出信直右者。吾與之聯鋒。以為家君之先。所向無不摧破耳。就忠慙服。告元就娶之。信直果大喜。毛利氏兵鋒益銳。十七年。元就携隆元。元春。隆景。赴山口。義隆養內藤興盛女。妻於隆元。使陶隆房與元春約為兄弟。義隆性文弱。

陶晴賢之逆 是墮落沙門流竄公卿

義隆時

從二位

大納言

次郎義清

問田紀伊守

陶尾張守

二十年 相良遠江守

山口多廷臣避亂者。而明人常互市焉。義隆耽咏歌。學梵譯。不復問武事。陶持長嘗憂之。持長子義清。幼聰敏。常誹義隆曰。是墮落沙門流竄公卿耳。持長視其有不臣之志。藥殺之。更養妹婿問田某子。是為隆房。隆房悍厲。頗得士心。持長既死。隆房與義隆嬖臣相良。武任有卻。結杉重政。青景。隆時。內藤興盛。謀殺武任。武任怖而遁逃。冷泉隆豐勸義隆速誅隆房。不聽。隆房佯乞骸骨。歸其邑若山。日謀反逆。家臣深野康澄。官川房勝。引持長遺囑大諫。弗聽。二臣交刺死。二十年。八月。隆房遂反。攻山口。義隆走法泉寺。其兵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毛利氏 義隆

杉伯耆守
內藤下野守
青景越前守
陶晴賢號全姜
冷泉判官
二條關白
義隆遺書
周防介
義尊
大友左衛門督
八郎義長
長左京大夫

皆潰。前關白藤原尹房為講和。隆房不肯。義隆航赴筑紫。阻風。還入大寧寺。賊兵來圍。九月。義隆自殺。隆豐等死之。義隆子義尊。及尹房以下公卿十餘人。皆為所殺。隆房更名晴賢。削髮號全姜。迎豐後國主大友義鎮弟義長為主。曰。重政。隆時妬武任。勸吾行大事。乃發兵誅二人。初晴賢之圖難。使人來說元就。曰。已。嗚以佐東郡。元就卻之。義隆臨終遺書。囑元就曰。吾不幸為賊臣所弑。吞恨入地。非卿誰能復我仇。元就覽書流涕曰。吾受大貳恩眷。雖無所囑。猶欲為復仇。况有是乎。諸將曰。彼凶敵方熾。未可與爭衡。宜內

二十一年
嚴嶋之役
尼子國久
義隆兼
太宰大貳
二十二年
江田尾
張守
三村修
理亮
德田治
部少輔
井上河
內守
宜請之天
子仗大義討之

養威力。外示柔弱。觀釁而動。元就從之。二十一年秋。元就攻拔槌山志和諸城。是歲。備後江田隆貫叛。歸尼子氏。元就攻之。至泉橋。尼子國久將數萬騎來救。隆貫。元春以部兵二千。擊走之。會霖雨。川漲。國久。隆貫退入山內。元就亦歸。備中人三村家親來屬。二十二年。以家親為鄉導。攻德田為資。降之。初。我將井上元兼。以豪宗不奉法令。竊言曰。主公欲誅陶氏。陶氏嘗救我恩。可背乎。元就以計族誅之。於是會諸族屬。議討晴賢之計。隆景進曰。宜請之天子。仗大義討之。則人心所嚮。無不克矣。元就曰。善。乃上書曰。太宰大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二 毛利氏 七 賴氏藏版

元就上書

吉見大藏大輔

二十三年

江良丹後守

貳義隆承父祖遺業存心於王室而為賊臣晴賢者所弒臣元就奮微力圖討伐未得成其功伏冀得討晴賢一行詔糾合徒屬以靖西陲初朝廷聞晴賢作難命將軍管領西伐莫敢奉詔及元就書至即制可之元就得詔感喜移書遠近津和城主吉見正賴世與陶氏讎首應之晴賢怒攻津和元就遣兵援之二十三年五月元就與諸子將兵西出取銀山草津櫻尾諸城遇陶氏兵于折敷畑擊破之陶氏骨鯁將有江良興房守琥珀城元就縱反間言興房送款晴賢族誅興房遂檄周防長門豐前筑後石見發兵東下

城嚴鳴誘陶弘治元年城有浦

已斐豐後守新里式部少輔

五郎長房大和伊豆守弘中參河守

元就聞之與諸子密謀曰彼兵不下三萬必首攻櫻尾草津我悉眾援之不過五千人勢力懸絕與戰平地不可克也為今計者宜城嚴島誘而蹙之弘治元年五月城于島之有浦諸宿將皆諫其不可元就弗聽諸將皆相言曰此公常不拒諫今何乃爾六月城成命已斐新里二氏以兵數百守之使草津櫻尾仁保諸城互為策應既而聲言吾悔不聽老將言嚴島地形難守難援即為敵有諸城從陷吾計莫失於此九月晴賢留其子長房于若山而自統騎卒二萬戰艦千餘艘至岩國議戰所齋大和興武曰先拔櫻尾

桂元澄
桂能登
守

則諸城不攻而陷。弘^方中隆包曰。請分兵一攻櫻尾。一備其接路。彼不敢出。出則與之相持。而遣輕兵擣吉田。彼進退失據。不血刃而可取。晴賢曰。吾欲先取嚴島。城脆將孱。而不便於援。聞元就甚悔之。吾取以為根據。分兵攻諸城。是萬全策也。隆包曰。彼真悔之。必不宣言。宣言者。得非以餌我乎。晴賢猶豫未決。故櫻尾城主降在賊軍中。與已斐新里相識。元就令二人貽書。指陳順逆。暴晴賢罪惡。極其醜詆。晴賢覽之。大怒。元就又令桂元澄詐送款約。俟元就渡海赴援。翻城為內應。晴賢乃決意攻嚴島。十月。建牙塔岡。燒民

安戶
藝守

能島掃
部助
久留島
右衛門
佐出雲

舍布陣。舟艦櫛比。喊聲震海。城兵嬰壁堅守。賊有鳥銃七口。櫓楫不支。積土豚扞之。晴賢遺書元就曰。公為先大貳。欲見加誅。不敢逃避。聊以水陸軍三萬陣之嚴島。公能來乎。元就聚將士示之。將士皆有懼色。元就笑曰。使賊所言信。則吾大克矣。眾問故。曰。其地追狹。彼側肩躡足。不便進退。兵愈眾而鋒愈鈍。我以死士數千衝之。克可必也。乃使安戶隆家留守吉田。而自率精兵三千餘人。南行至草津。與晴賢隔海而陣。國內諸豪。意其必敗。多稱病不從。初伊豫有能島來島二族。閑水戰。晴賢元就並招之。二族以三百艘

守

來屬元就。元就勞之。往問城中消息。賊四鑿地道。樓
櫓殆覆。以大索維持之。元就移陣大立山。晦日。盡返
老弱輜重于草津。纍纍不絕。賊望見以為我收兵也。
於是元就令諸將士。人以一條布約袖。佩一日糧。約
暗號。比暮上船。會大風雨。士卒震怖。請蒞風定。元就
曰。天助我也。令皆滅篝火。揭一灯于牙船。諸軍認之。
破浪而渡。既濟。返舟北岸。以示必死。遂上博尾。直
出塔岡背。隆景別率伊豫船兵出其面。賊恃風雨。無
警邏者。穿賊艦而入。賊或誰何。浦宗勝大聲答曰。筑
前兵應徵來矣。辟船而達。稍稍上岸。兩隊皆陣。天將

揭一灯于
牙船

浦宗勝
浦兵部
丞

晴賢自殺

洞雲寺

明矣。元就命吹螺鼓。乘高下擊。賊諸軍大驚。爭萃
其牙營。營填咽。自相擊刺。元就大呼曰。進。諸將士破
柵而入。賊兵終大潰。晴賢咄嗟。退走者不能遏也。賊
爭舟而遁。溺死數千人。晴賢肥大。不便行步。從者扶
掖至海岸。求舟。不復覩一隻。遂自殺。隆包以殘兵百
餘。棲窟洞中。元就惜其才。使人說降之。不肯而死。已
而獲晴賢首。元就嚴建旗鼓。奮鞭指其首曰。弑逆之
報。乃嬰天誅。今何如也。諸軍揚凱。元就留嚴島十一
日。引兵返小瀨。葬晴賢首于洞雲寺。元就既誅晴賢。
威震關西。周防人相驚曰。毛利軍至矣。陶長房教義

日本外史

卷之三十一
毛利氏

十一

陶長房教義

杉十郎

尼子晴久
山内新
左衛門

三年

長乞援於大友氏。大友氏弗敢應。十二月。元就進陣
嵩國。遣隆景徇玖珂郡。至上關。杉重輔為內應。攻殺
長房。將士相疑。皆送款。元就聞。尼子晴久窺備
後。石見未肯深入也。乃招降備後豪族山内隆通。又
命元春守石見。而自引軍向山口。陶氏故黨以萬人
拒煤間城。隆元攻之。城帶泥淖。我兵不利。三年三月。
元就將萬騎發嵩國。令士卒人持簣與席。以傳城下。
投簣於淖。布席其上。踐以登城。鏖殺其兵。山口騷擾。
悉甲拒右田岳。元就與隆元合兵二萬。攻降之。使一
將守之而進。吉見正賴來會焉。義長怖。走勝山。於是

内藤左
衛門佐
福原左
近大夫

益田越
中守

元就整諸軍入山口。内藤隆春等迎降。元就遣六千
騎扼長府下關。以絕大友氏援路。而令福原貞俊攻
勝山。殺義長及晴賢季子鶴壽。周防長門士民雲集
山口。豐前筑後諸城。又多送降者。元就盡除弊政。免
租賦。分邑賞諸將。置戍于下關門司二尾鵠峯四處。
四月。凱旋安藝。是時晴久入備後。數攻隆通。不能下。
轉向石見。不敢入而去。十一月。陶氏餘黨起。攻鵠峯。
元就將萬人往平之。轉攻周防。故將益田藤包于三
角城。元春隆景說曰。藤包勇智不下。正賴而與之有
卻。宜兩存之。使相鈐制。乃招降藤包。元就於是盡取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十一 賴氏藏版

紀伊守 國久 駿河守 經基 義勝之死 在上六葉 孫四郎 經貞

永祿元年 小笠原 彌正少

大内氏地遂圖尼子氏而患尼子國久強悍謀除之
尼子經久娶吉川經基女而元就亦為其孫女婿是
以託姻戚數通使幣於國久晴久頗疑之義勝之死
其子經貞猶幼國久攝其邑及長不返與經貞銜之
於是元就令死囚懷書入出雲殺之道上行人聚觀
取其書乃元就與國久約內應者也晴久獲書大驚
召經貞問曰聞新官黨陰通安藝女豈知之乎經貞
媒孽之曰臣數見其密使往來晴久乃伏甲要殺國
久父子殲其黨北兵自是弱矣永祿元年二月元就
使元春陣出羽與尼子氏將小笠原長雄本莊常光

本莊越 中守 三年 杉原播 磨守 元就獻金 于天子助 即位禮賜 菊桐章 富田之園 前後七年 五年 山名淵 十郎豐

戰未決神邊城主杉原盛重來援破之五月元就攻
降長雄晴久來救不及三年二月攻取松山八月誘
降常光定石見是歲正月天子行即位禮元就獻金
助資焉詔以元就叙從四位下任大膳大夫賜菊桐
章尋遷陸奥守而隆元代之十月入出雲軍于赤穴
迎降者十餘族常光為先鋒縱火岩坂常光負功汰
虐元就與元春隆景謀曰彼服可用而叛不可制已
叛於尼子何有於我不若速除十一月襲殺之降將
因是多叛五年十月元就由白瀉入城于洗合山去
富田七里建為本營築連珠砦以漸逼富田迎京師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十一

數南條豐 後守宗 勝 右衛門 督祐豐 三郎四 郎義久 任伊豫 守 六年 天野中 務大輔 右馬頭 輝元

公卿文儒。講書於軍中。以示據久之意。因幡山名氏。伯耆南條氏。嘗為尼子氏所逐。元就復之。使收其義。故以助攻尼子氏。山名祐豐亦以伯耆來屬。十二月。晴久病卒。其子義久嗣。大友義鎮與義久通好。數攻門司。乃遣隆元隆景。以萬餘人赴援。取神田城。留天野隆重守之。隆元留屯岩國。六年二月。義鎮以二萬人攻神田。不能下。會天使二人至自京師。令我與義鎮和弭兵。隆元乃為其子輝元。約娶義鎮女。又令與義久和。元就疏不可。和者十條辭之。七月。隆元撤守歸觀。過吉田。將士勸入城休息。隆元曰。家君衰老。櫛

和智又 九郎

欲吊凶兒 者力戰 兵部 保 盛米于斗 灌注馬足 九郎四 郎倫久 香川左 衛門尉 三村備 中守

風沐雨。吾何忍休乎。八月。至舟木。和智隆實要而饗之。疾作。卒。年四十一。隆元性仁孝。元就嘗罹疾。所以身代之。其在岩國。大友氏陰招周防長門將士。將士皆不忍叛焉。元就得計。慮軍氣沮。出令曰。欲吊凶兒者力戰。自將攻白鹿城。城將松田兵部能拒。乃使銀山礦平鑿地道。城兵亦鑿而迎之。鬪于穴中。城兵遂塞穴。而却乃截其汲路。松田盛米于斗。灌注馬足。我軍士視之。以為水不乏也。九月。義久聞白鹿急。遣弟倫久。將萬騎援之。欲動我兵決戰。平且來挑戰。元就不應。日晡。倫久將去。元就乃鼓而進。敵敗走。先是。元

七年 富田之圍
前後七年 南條左
衛門尉 元次
行松左 共衛盛
正 官內少
輔忠興
八年 杉原播
磨守盛
重 佐田彦
四郎

就遣香川光景助三村家親畧備中滅吉田氏七年
三月入伯耆并南條行松氏兵絕富田糧道會行松
死杉原盛重受命攝其家事初盛重爲杉原忠興家
臣忠興據神邊拒我兵終降及其死元就命盛重爲
之嗣盛重嘗製陣法以弓翼鎗與富田兵戰湖上再
克之又收盜賊爲兵有佐田某焉妙於間謀故盛重
善知敵情數有功後徙八橋城八年二月隆元子輝
元與元春子元長共來洗合四月熊谷信直擁元長
進擊走龜井安綱八月盛重拔江美九月家親拔大
江元就乃起石原龍山等十二寨以環富田謀竭其

必殲之
降者釋之
治部少
輔元長
龜井能
登守
九年 大塚與
三右衛
門
元就圍富
田前後七
年 卯山飛
驒守
河副美
作守
森脇長
門守

糧也置關四外榜曰必殲之母使一人遁已而度糧
盡則撤關更榜曰降者釋之城兵逃降相踵當是時
義久寵臣大塚某與義久嬖姬相結以讒諸將通欵
於我九年正月卯山久信被誅諸將皆懼出降獨河
副森脇等三百人不降元就有疾招降義久七月義
久遂致城降置之安藝長田元就圍富田前後七年
而降之擇其守將衆推天野隆重乃命隆重守焉振
旅而還元就既并大內尼子二氏地定山陰山陽十
三州命元春掌山陰隆景掌山陽遂令二將畧地於
南海西海當是時南海有長曾我部宇都宮河野氏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十四 藤氏病時

十一年

宇都官

遠江守

河野輝

正忠

土佐守

隆元親

上十七葉

高橋三

河守鑑

種

西海有大友。島津。龍造寺氏。十一年。宇都官豐綱攻河野通直。通直來乞援。二月。元春。隆景。將兵數萬入伊豫。拔二城。圍豐綱于大津。長曾我部元親將萬人來援豐綱。軍于柳原。乃令宍戶隆家當之。而諸軍攻降豐綱。元親引去。元春。隆景以六旬定伊豫。還誅和智隆實于嚴島。以隆元之死有蹤跡也。當是時。筑紫豪傑高橋宗像。秋月諸族。皆屬元就。大友義鎮數攻之。十一月。元春。隆景與元長將五萬人赴援。拔三岳。十二年。四月。遂圍立華城。義鎮方攻龍造寺隆信于佐賀。聞之與隆信和。五月。使其二將將兵七萬援立

秋月長

門守種

實

山中幸盛

龍造寺

山城守

山中鹿

之助

立原源

太兵衛

式部太

輔誠久

助四郎

勝久後

左衛門

尉

天野中

務大輔

浮田和

華。我軍作塹壘。再戰破之。元就携輝元往長門。遙為聲援。尼子氏遺臣。山中幸盛。立原之綱等。在京師聞之。索故尼子誠久子為僧者為主。更名勝久。糾但馬海賊入隱岐。六月。入出雲。取新山末次。攻富田。天野隆重有兵三百。佯降。誘其兵二千于城下。擊破之。七月。敵設伏而誘隆重。隆重謀知。兩射伏中。又破之。元就聞浮田氏應勝久。遣香川光景。定美作。令元春。隆景疾攻下立華。送致城兵于西軍。西軍猶與我相持。九月。故大內義興。庶兄輝弘。寓大友氏。借兵五千。海路入周防。攻鵠峰。元就命班外師。十月。置戍班師。以

泉守直家

太郎左

衛門尉

輝弘

元龜元年

二年
元就遂卒

吉見正賴為殿而退。至若松渡。取土人質。使其船以濟。乃令戍兵致城。而還遣兵援鵠峰。逐輝弘殺之。元龜元年。正月元春隆景將兵一萬五千。輔輝元攻勝久。恐其城守也。宣言兵寡。將納糧富田而還。山中幸盛聞之。悉甲五千。出于布辨山。我兵擊大破之。元春攻末次夜。列炬其面。而自背襲之。勝久幸盛走新山。諸城連陷。八月。元就患癘。輝元隆景歸省之。二年。六月疾篤。輝元請遺言。元就曰。汝視二叔猶我。勿違其言。則可以守我業矣。吾復何言。遂卒。元就善歌詠。有遺集若干卷。嘗酒酣。慨然言曰。凡英雄以身繫天下。

文武之臣
豈有面諛
如汝者

治亂者。求友於千載之上。即同世而生。志合則天下治。志不合則天下亂。嘗問左右曰。吾於前世人主。可比於誰。有一儒士對曰。可比周文武。元就笑曰。吾乃今知不若文武也。文武之臣。豈有面諛如汝者哉。元就得一州。則擇守將。輒戒之曰。吾聞侮其人者。不有其土。汝服膺此言。故新附士民少倍畔者。元春得計。哭泣。謂將士曰。葬奠之任。隆景在焉。吾當勦敵。以慰靈魂。是時。幸盛在末石。元春乃稱攻大山僧徒。而急還攻末石。幸盛出降。偽疾自廁中逃。八月。元春攻新山。走勝久。勝久匿京師。幸盛為盜。但馬因幡間。遂與

三年 天正元年

二年 山名中 務大輔 大坪甚 兵衛

勝久偕歸於織田信長。初信長起尾張。畧取近畿。武田信玄。上杉謙信。割據其東。皆通使於元就。欲夾攻信長。謙信特勸將軍義輝。名致元就。元就罹疾不答。三年。二月。元春隆景遣使答之。天正元年。信長攻將軍義昭。輝元與二叔議。遣安國寺僧惠瓊為和解之。義昭免。走紀伊。二年。正月。尼子勝久借織田氏兵。入因幡。陷鳥取城。城本屬山名豐國。為武田氏所奪。豐國欲復之。因黨勝久。其部將大坪一之諫之。不聽。一之乃來奔。八月。元春隆景大舉入伯耆。降豐國。逐勝久。義昭之走紀伊。遂西依浮田直家。直家弗禮。乃來

備中守 家親

浦上遠 江守

修理亮 元親

孫兵衛 親成

三年

伊豫守 元清

備後自託於輝元。輝元謀於二叔。遂與織田氏絕。計納義昭於京師。先是。三村家親為盜所殺。蓋直家所使也。直家為浦上氏將。終篡其備前美作。浦上宗景與家親子元親。皆請我兵討直家。直家懼。亦因僧惠瓊。請滅二氏。約以備中賂我。元親族親成。告元親。通織田氏。宍戶隆家勸隆景討之。二年。夏。圍元親于松山。滅之。元親宗家穗田氏。前為直家所滅。於是使元就第五子元清為穗田氏後。居中山城。以鎮備中。信長方攻一向僧徒于大坂。大坂來乞援。元春隆景遣兵援之。又餽糧船六百。以兵艦三百護送之。七月。至

香川中務少輔

五年

菅平右衛門

攻別所氏

于三木

尼子勝久上月之役

黑田官

兵衛甲

斐守如

水

別所小三郎長

木津川能島來島氏與織田氏水軍戰破之奪其二
大艦納糧而還先是讚岐香川氏淡路菅氏皆來屬
我五年香川氏與國人戰來乞援七月遣穗田元清
浦宗勝赴之破土佐援師宗勝還掠播磨海濱與國
人黑田孝高戰而還孝高導織田氏將羽柴秀吉攻
別所氏于三木尼子勝久為先鋒出山陽道取上月
城城屬浮田直家直家乞援於隆景欲復之當是時
丹波但馬豪傑使使請元春來襲京師元春遣兒玉
春種先往訶之會隆景書至欲與俱赴上月元春答
曰卿合直家兵可得四萬不必須我我收管內亦可

治兒玉市助
上愛宕山
瞰京師
荒木村重
荒木拱
津守

六年

得三萬留其五千備大友氏以其餘援丹波但馬兵
上愛宕山以瞰京師信長與吾相持不能援上月
上月陷則荒木村重別所長治必助我以逐秀吉於是
卿輔輝元直入大坂與我夾攻京師以納將軍隆景
曰是危道也村重意未可必而兄弟相離夾之而東
恐變起其間先戮力陷上月然後分道東上為未晚
也因教輝元召元春元春從之六年二月元春隆景
合兵圍上月直家稱疾出其兵一萬五千會師四月
秀吉與村重合兵四萬來援陣高倉山我軍作塹柵
自守杉原氏間夜入秀吉陣獲首級者數東軍懼五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賴氏藏

三位中將秋田城介信忠

月信長欲自來援先遣長子信忠及諸將援秀吉兵凡十萬人元長請元春曰信長自來則兵衆令一不可敵今秀吉村重等爭功不和天雨月黑宜夜襲之也元春使謀之隆景隆景曰舉信長全兵不過二十萬東備武田上杉西備大坂雜賀減六七萬焉而見在此者十萬即自來二三萬而已我以七萬當之何必恐也且我自北路襲地形不便自南路襲浮田氏心難測皆非萬全之策不若固壁毋戰彼兵衆而糧不繼將自去矣乃止六月美作出雲兵與東兵鬪于熊川秀吉自中軍遣二萬騎出援元長與弟元氏廣

官內少輔元氏

吉川藏人廣家元長令士卒曰跪曰起天野中務大輔

山中幸盛

家以萬人亂流逆戰東軍皆騎兵馳突而來元長令士卒曰跪東兵不能入逡巡而退元長令曰起如此者再三追北二十餘町荒木氏不敢援東兵浮田氏不敢援西兵西兵深入難於退天野隆重引手兵上高岡而陣西兵乃引還秀吉知我不可力爭請信長棄城而去城陷勝久自殺山中幸盛復降殺之甲部川上直家已潛通信長於是稱疾愈來見元長白元春曰直家有異圖兒請即席誅之杉原盛重又請之隆景曰彼無證而我啓釁縱得誅之其國人皆立嗣以抗我無爲也乃止已而直家因惠瓊請一帥乘勢徇播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十九 賴氏歸國

七郎兵衛 忠家

荒木村重 據兵庫華隈 丹生 淡河 三木 七年 定範 牝馬

磨將軍義昭亦促之。元春隆景乃進陣黑澤山。直家享二帥于八幡山。欲伏甲擒之。直家弟忠家潛來告之。元春隆景乃使人言直家曰。聞公欲以我兄弟首獻織田氏。我兄弟並輔少主。未能順尊意。必欲獲之。請以旗鼓。所不敢辭也。旦日分路西歸。直家不敢追。十月。荒木村重叛信長。據兵庫華隈諸城。與別所長治。皆乞援於我。我方患浮田氏。又聞南條元續通東軍。未暇赴援。獨餽糧助之。築丹生淡河二城。西達三木。東達華隈。七年二月。秀吉遣弟秀長夜襲取丹生。淡河定範穿塹布渠答以待。秀長至梗不得進。定範

美濃守 秀長大 和言 淡河 正 從子 江見 四郎 元續 山田 雲守 南條 九郎 左衛門

募得牝馬數十匹。驅入敵軍。軍馬爭牝相蹠。什伍大亂。定範縱兵乘之。擊走秀長。其從子說曰。秀吉必忿而來。窮而走。不若勝而退。乃收入三木。秀吉來不見敵而去。是歲二帥輔輝元東伐。取美作五城。直家不敢出。四月。南條元續叛。通東軍。其族山田直重諫之。元續弗聽。欲殺之。直重來奔。八月。直家攻升形祝山二城。不能下。元春將兵赴援。聞其去。轉攻元續種石城。杉原盛重為先鋒。與敵將南條信正夾長瀨川陣。分兵為三。渡川大戰。斬信正。元春乃環種石砦之。元續出戰。輒敗。十一月。元春隆景復輔輝元。東伐。拔備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賴氏藏

谷大膳

亮

八年

與太郎

基家

九年

式部少輔

經家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賴氏藏版

中忍山ヲシノヤマ十二月。我魏饒三木者。襲殺敵壘將谷衛好タニノヨシ。長治出兵應之。大敗。淡河定範死之。八年春。三木陷長治自殺。直家以秀吉令。城于八濱。以二弟忠家基家守焉。二月。隆景遣元清攻之。殺基家。四月。秀吉侵但馬因幡。陷鹿野城。取山名氏質。元春赴援。不及。七月。荒木村重來奔。是月。秀吉圍山名豐國。鳥取城。縛質城外。以鎗擬之。以誘降之。城兵曰。我數叛毛利氏。而不被誅。今可復叛乎。秀吉怒。殺質。次至豐國。女豐國遂降。秀吉削其邑而去。城兵皆叛。豐國。豐國奔播磨。城兵請我一將。遣吉川經家守之。又城于丸山。丸

丸山之役

吉岡入

道

年。七月。秀吉以數萬騎圍鳥取丸山。絕其糧道。吉岡質休在吉岡城。夜襲敵營。又迎擊敵兵。走之。奪秀吉馬標。獻之輝元。秀吉遣使招降丸山城。城將斬其使者。投尸城外。秀吉大怒。攻之益急。輝元欲援之。而國兵四戍疆土。在者甚寡。隆景至富田。召募數日。未進。元春曰。鳥取吾管內也。吾不可以待。九月。以六千人馳至伯耆。則城已陷矣。秀吉欲誅國人。免經家。經家弗聽。與丸山鳥取將領皆自殺。以免其兵。元春得報。切齒曰。吾猶往為經家一戰。將發。又有報曰。秀吉入伯耆矣。乃留陣于馬山。十月。秀吉至。稱八萬騎。陣種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毛利氏 賴氏藏版

三澤攝
津守
益田越
中守

石城後下視馬山。馬山左右湖山。後迫大川。纔通一橋。人人無不震怖。元春命絕橋。毀舟楫。自絕走路。三澤為虎益田藤包。私議曰。敵眾新勝。不若避其銳而再舉。請入說之。乃與偕謁元春。元春方釋甲而坐。曰。天大雪。諸君且留飲。因圍爐命酒。醉而鼾睡。一人不敢說。元長廣家以父命巡視諸陣。穿塹植柵。曰。敵明日必來。比曉。敵數千騎。納糧於種石。元春遣銃手。斃其一將。敵繼出者萬餘。元長廣家以二千人馳之。秀吉急收其兵。南條元續請曰。盍一戰禽之。秀吉哂弗答。明日引兵而去。元長請尾擊之。元春弗許。十年。正

十年

弥八郎
元盛
濯水攻高
松城
清水長
左衛門

隆景称左
衛門佐見
上七葉

月。元春欲復因幡。二月將兵攻大崎。時杉原盛重既死。其子元盛先登。元春遂復三城。攻鳥取。四月。秀吉將兵八萬。入備中。攻高松城。引甲部川灌之。守將清水高治募城內。漆戶。收叛數百枚。造舟出戰。隆景聞急。乞援於元春。元春即欲發。山陰將士皆曰。上月之役。佐公率我師自援。馬山之役。留富田不來。今鳥取幾復。何棄此。赴彼為。元春曰。隆景不來。馬山必有以也。吾坐視其危。獨如宗家何。諸君不欲往。吾寧獨身赴之。與隆景共死。將士皆謝。願從。乃留杉原元盛。當鳥取城。而南會隆景。合兵四萬。軍于廂山。輝元陣其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二十二 賴氏藏版

西三里相持未戰。五月日幡城叛。隆景遣兵攻之。走東將木村隼人。秀吉不敢出援。加茂城亦叛。納東兵。元長廣家以萬人赴之。秀吉復收兵。我兵數獲利。而高松且夕將沒。元春聞信長將自來也。欲一戰。隆景曰。阿兄何自輕。乃倣一隊將之為乎。元春曰。家君以一夜克陶氏。以七年滅尼子氏。蓋小敵宜緩困之。而大敵宜急挫之也。我以北兵夜襲其北。而卿應其南。必克之。浮田氏觀望不戰走耳。隆景曰。然。會軍中流。言三澤為虎通款秀吉。六月三日。二帥與元長密會。廂山絕頂。議曰。諸將意皆不可測。為今之計。宜柵于

一夜克陶氏見上十
三葉
七年滅尼子氏見上
十八葉

牙營迎敵決戰。既罷。元長徑詣為虎。迫其膝坐曰。聞卿與秀吉通款信乎。信則斫吾頭。以送秀吉。為虎惶駭曰。是出讒口耳。乃獻誓書。眾情稍定。終期再明襲秀吉。僧惠瓊素歸心於秀吉。為講和議。秀吉曰。苟使高治自殺。則我可以藉手而去。惠瓊以告二帥。二帥弗肯。明日。惠瓊自入城。諭高治。高治曰。我一死可以。和兩國。何敢不死。乃與兄月清軍監未近。乘舟出城。自裁舟中。以出城兵。惠瓊還報。二帥為之發哀。遂為盟約。割地講和。南界甲部河。北界馬山。送輝元季父元綱為質。秀吉送森高政答之。即日東軍解去。元長

入道月清
末近左衛門
伊勢守
高政

隱岐少輔次郎
清家

在山頂視之曰。彼無故講和。必有內變。既而有告曰。信長為明智光秀所弒。元長曰。果然。吾不與盟。請追擊之。秀吉可生擒也。浮田直家亦請為援。一帥曰。乘喪背盟。不義莫大焉。終弗許。後秀吉遺我將士。款書數通。有三澤氏臣雲波書。為虎乃誅之。輝元既與秀吉和。猶領八州。歲入百二十萬石。七月。隱岐經清弒其叔父清家。初清家代兄領隱岐。養兄子經清。出已子甚五。質于吉田。經清欲通款信長。清家弗聽。及信長死。經清誘殺之。以滅口。因啓清家通敵。臣誅之。元春不信。甚五訴冤。請自復仇。許之。隱岐士民為內應。

小鴨元清
左衛門
進元清
元春之智
元續之怯
兩無雙

十一年
秀包姿容
藤四郎
秀包後
稱久留
米侍從
十三年

終誅殺經清。八月。山田重直誘殺南條氏精兵數百。九月。伯耆人相驚曰。秀吉戰死上國。重直且來襲矣。元續怖。走入京師。其子小鴨元清亦走。秀吉笑曰。元春設蜚語。不戰而走之耳。元春之智。元續之怯。皆無雙者也。因請元春復之。秀吉誅明智光秀。遂代織田氏居大坂。元春羞屈下之也。居常鞅鞅不樂。讓家元長而老。十一年。九月。隆景遣弟秀包及廣家赴大坂。尋去歲之盟。秀吉悅。秀包有姿容。留之。先是。杉原景盛殺兄元盛。誣以叛。事覺。七月。隆景遣三弟元秋。元政。元康。攻殺景盛。以其弟次郎承杉原氏後。十三年。

又次郎 景盛 少輔十 郎元秋 讚岐守 元政 向使兩川 變約則吾 豈得至此 大藏大 輔元康 河野四 郎 來島助 兵衛 島津修 理大夫 義久 高橋九 郎

四月。秀吉伐南海。令隆景元長入伊豫。元長稱病歸。廣家代之。七月。定伊豫。秀吉徙河野通信于三原。令隆景代領其國。賜僧惠瓊來島某各萬石。十月。隆景元長如大坂。秀吉令諸將郊迎曰。向使兩川變約。則吾豈得至此。因饗之。時秀吉將伐島津氏。囑元長請元春為先鋒。約封之筑前。元春羞為秀吉所驅使。弗肯。是歲秀吉奏請。以輝元叙從四位下。任侍從。遣黑田孝高。促元春。元春不起。輝元曰。公為我一出。元春不得已。乃與隆景俱發。攻拔小倉城。將移陣松山。疽發背。不得行。隆景與孝高攻拔閩津下障子。岳進攻。

元春卒年 五十七

十五年 大隅守 家久後 三位中 納言

賀春岳。元春瘡將發。黑田氏饗之。供鮭。瘡復劇。乃遺囑二子。以後事。言不及私。終卒。年五十七。元長使廣家奉喪歸安藝。而自從隆景。降賀春守將高橋種元。十五年。三月。豐臣秀長至。合我兵入日向。抵耳川。進圍高城。島津家久夜襲其營。秀長畏其兵慄悍。不敢出。元長欲逆戰。弗許。秀吉至。龍造寺氏以下皆降。五月。島津氏請和。秀吉徙隆景于筑前。治名島。賜秀包筑後三郡治來目。元長道病。六月。遂卒。元長倔強類父。為秀吉所畏惡。常有退居之志。見於歌詠。遺命立廣家。黑田孝高素悅廣家。色美。與之親善。為言秀吉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二十六 賴氏病

隆景建黃
舍于筑前

十六年

石田治
部少輔
大成刑
部少輔
三成有主
父偃之智

立之。襲食隱岐。廣家初名經信。於是改今名。是歲冬。肥後豐前盜起。隆景廣家受命討而平之。筑前士民。稔聞隆景賢聲。人人相慶。隆景務濶其禁網。漸修治教。做下野足利學校。建齋舍。釋奠先聖。時亂離日久。人始聞絃誦之聲。十六年。輝元任參議。隆景廣家秀包皆為四位侍從。九月。秀吉養浮田秀家女。妻廣家。初廣家父兄皆死於西海之役。秀吉曰。吾許之以筑前。會其死。不果。當以西海一州恤其孤。石田三成。大谷吉隆。說秀吉曰。輝元所領已跨中國。而隆景秀包各領一國。備前浮田氏素與之惡。以為可使相禁也。

所云所見
略同者

十八年
伐北條氏

元就富景
六岡見上
十五葉以
下

十九年
廣島城
文祿元年

而亦婚於吉川。吉川今又受封矣。天下無事則已。苟有事。則關以西皆歸毛利氏。為今之計。莫若就輝元封內。割予一二州。是名賜封。而實分其勢也。秀吉然之。乃令輝元以出雲伯耆數郡加賜廣家。治富田。十八年。秀吉東伐北條氏。使輝元守京師。隆景守清洲。廣家守岡崎。北條氏不降。召隆景謀之。對曰。先人圍富田。休攻戰。示持久。多縱反間。使其君臣相疑。索其妻孥而招降之。秀吉曰。吾師之也。遂以其計平北條氏。先是。輝元患吉田隘狹。城于巳斐。十九年。成。徙焉。更名廣島。文祿元年。秀吉發兵伐朝鮮。毛利吉川小

林外史 卷之十二 二十六 賴氏病

毛利吉川
小早川三
氏為朝鮮
後隊
隆景花押
繁畫
福島左
衛門太
夫
小西攝
津守
二年
大友豐
後守又
左衛門
督

早川氏為後隊。諸將在朝鮮。連署稟事。隆景花押點畫甚繁。福島正則傍觀。謂之曰。押字宜疎。不宜密。不然。則臨死作遺狀。不能速成也。隆景笑曰。大丈夫當橫尸原野。何以遺狀為。正則有愧色。當是時。浮田秀家。石田三成等諸將。在國都。小西行長為先鋒。進據平壤。平壤以南至國都。城皆相屬。二年正月。明將李如松率大兵。來援朝鮮。陷平壤。行長敗走。大友義統亦棄城走。秀包與黑田長政。將兵迎行長。殿而退。如松乘勝南下。秀家等令諸城皆解還。萃於國都。隆景守開城。獨不肯還。曰。諸君皆去。吾當獨留。吾受命

立花左
近將監

碧蹄驛

井上五
郎兵衛

外征。固不期生。吾老矣。願與明人一戰。使明人知日本有小早川隆景者也。即敗死喪一老翁。何損於國哉。秀家等促之再三。隆景不得已而還。與秀包元康。及立花宗茂三將。合兵二萬。未至國都三十里而陣。數日。候騎報曰。如松兵既至碧蹄驛。蓋十餘萬騎矣。隆景曰。足以試我武矣。乃分兵為六隊。迎戰。前軍二隊不利。卻。隆景揮鎗大呼而進。士卒皆奮。莫不一當百。三將自左右夾擊之。明軍遂大敗。如松墜馬。隆景將井上某縱之不中。與其將李有聲鬪而斬之。如松屢以身免。逐北至臨津。斬首萬餘級。而我兵死者屢

百餘人。如松入開城。視其所失。亡痛哭徹曉。遂退軍。三次。明軍大沮。明之乞和於我。本於此戰也。四月。和成。國都諸將欲撤還。恐虜兵追躡。群議不決。隆景倚柱而睡。石田三成喚起。問計。隆景曰。縱火焚城。更殿而退。何虞之有。從之。全軍而還。六月。輝元義子秀元。濟海。與諸將俱攻晉州。拔之。秀元。元清子也。其幼。元春隆景目之。相語曰。何酷肖先君也。時秀吉欲以其外甥秀秋為毛利氏後。或以告隆景。隆景素知秀吉畏忌已。且不屑受其封。欲返致之。及聞是言。竊度曰。不可使他人汨我宗家。且秀秋安庸人。養之。是養禍

甲斐守參議從三位

秀元

左衛門

督三位

中納言

秀秋

輝元任參議見上三十二葉

過大浦舟人謀逆

慶長二年

也。吾寧任其弊。已而秀吉從容問之曰。參議齡強而無嗣。何如。隆景卒對曰。既養穗田氏子矣。秀吉憮然曰。吾未之知也。隆景使人馳告輝元。使立秀元。遂請秀秋為己子。秀吉喜許之。乃讓與之筑前。而自老于三原。秀吉始伐韓之年。自肥前航歸大坂。過大浦舟人謀逆。故觸舟于礁。殆溺。秀元以走舸救之。秀吉梟舟人。挈秀元入京師。奏為四位侍從。報其德也。遂有外征之命。年甫十五。慶長二年。輝元隆景並為從三位中納言。與秀家皆修淀河堤。秀元襲輝元官爵。為秀吉女婿。是年。復伐朝鮮。以秀秋秀元統諸將。六月。

隆景病卒

隆景病卒。年六十二。隆景為秀吉所重。參其大計。而持已慎密。纔聞不入。秀吉嘗欲徙封毛利氏于九州。隆景辭曰。八州已多。况增一乎。恐不能勝也。且先人所百戰而取。不忍棄之。秀吉乃止。及退老。以誦吟自適。以至於没。十二月。明兵圍我將加藤清正于蔚山。三年正月。秀秋秀元赴援。廣家謂其騎曰。明兵衆而不整。汝注視其後軍。今將走也。既而果走。廣家以千餘騎先追之。明騎將吳惟忠茅國器返戰。廣家縱橫奮擊。二將皆奔逃。清正望見之曰。彼以蒲穗為背幟者。誰。左右對曰。吉川也。清正曰。勇哉。恨其幟之不較。

圍清正于蔚山
三年
主計頭
清正

五大老
五年

關原之役
增田右衛門尉

著也。當贈吾號。乃手取其背幟。馬藺贈之。廣家驍名益著。秀吉欲大賞之。僧惠瓊素惡於吉川氏。乃與石田三成俱廢沮其議。八月。秀吉薨。子秀賴嗣。毛利氏德川前田上杉浮田氏並稱五大老。共輔翼之。三成等離間諸老。五年二月。輝元饗德川公于其第。修好交盟。四月。德川公伐上杉氏。輝元遣廣家惠瓊將兵助之。三成使惠瓊言輝元曰。德川氏將不利。嗣君嗣君憂焉。將倚公之力以討之。輝元乃將兵四萬守大坂。增田長盛副之。三成自引兵進入美濃。秀元諫輝元曰。秀賴幼。何辨臧否。大人慎勿惑其言。且君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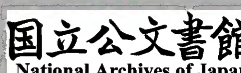
官內少輔盛親
長東大藏大輔

恩澤侯蓋
謂秀秋也
輝元為中
納言見上
二十六葉

德川盟未幾背之可乎不聽秀元曰然則大人擁秀
賴以東伐兒請為先鋒焉則諸將從德川者皆來屬
我我勝必矣坐守此地非計也又不聽命與廣家陣
瀨田徇伊勢攻拔津城聞東西之軍會美濃則北屯
南宮山惠瓊與長曾我部盛親長東正家陣山下兵
凡三萬秀秋會西軍首送款於德川氏約為內應廣
家亦與福原越後定議勸秀元送款秀元曰吾家受
託於幼弱人棄之歸強國非義也且無家君之命安
可自肆乎廣家曰豐臣氏恩澤侯且叛歸東軍況於
我家乎宜速決去就是利納言也秀元未決廣家密

京極若
狹守

因黑田長政納款送福原某粟屋某為質長政使之
率衆來屬擊西軍以為信秀元曰我山下軍非從吾
降者吾亦不忍擊之唯當按甲不動輝元在大坂聞
京極高次以天津應東軍遣元康秀包與立花宗茂
等攻之使人入說曰諸將為嗣君舉義公嗣君姻戚
何獨不從高次不肯曰今日之事毛利與德川爭雌
雄耳嗣君何關焉於是攻擊益急高次遂致城而去
諸將將遂會美濃當是時西軍族輝元東軍族德川
公相持未戰九月德川公至而輝元未至三成等遂
聚議于大垣推浮田秀家為將以秀元為先鋒正家



惠瓊往參其議。還報。廣家怒曰。宰相代納言統師。不能爲秀家前驅。已而三成自來。請曰。毛利。浮田。分將前後。豈有輕重乎。廣家終不聽。三成曰。然則公止軍於此。見我舉烽。則直襲東軍後。明日。兩軍皆陣關原。德川公猶疑我意。分兵當南宮。而進陣桃配野。惠瓊來見秀元。勗之。秀元曰。軍事委廣家矣。惠瓊曰。公太闇義子。不可斯須忘秀賴。何得此推諉之言乎。秀元曰。吾必如約。惠瓊去。秀元使人謂廣家曰。東軍諸將。其質皆在大坂。棄而不顧。吾亦欲棄福原輩。以應西軍。如何。廣家不肯。已而兩軍大戰。石田氏陣烽起。正

六戸備
前守
宰相傳殮

家促秀元。秀元欲應之。廣家與六戸元繼爲先鋒。其兵皆免胄而坐。秀元不得進。乃託傳殮。故失戰期。世人傳笑。遂謂不得已之計。曰。宰相傳殮。是時。秀秋在松尾山。觀望兩端。德川氏促之。乃自後襲西軍。其家老松野主馬怒曰。主公何爲此不義之舉。小早川氏所未曾有也。終不肯戰。西軍大敗。我山下軍不戰而潰。廣家因長政謝德川氏曰。秀元宜速謁。顧輝元在大坂。不敢先也。乃下山西歸。長政與福島正則欲止秀元爲質。馳出其前路。設帳。要而饗之。秀元有瞽力。佯醉。拗正則手曰。近日見公於大坂矣。奮袂而去。二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三十一 賴氏藏

宗瑞
井伊兵
部少輔

人不敢止。立花宗茂至草津。得關原敗聞。返至大坂。欲助輝元。城守輝元不聽。秀包亦返至。宗茂欲與俱歸東軍。秀包曰。吾從納言者也。乃入大坂。以疾歸。安藝尋卒。輝元避城。居于水津別第。削髮稱宗瑞。請降德川公。德川公與其親信井伊直政密議曰。毛利氏右族。不可遽加讓削。而廣島其治所也。不奪此。莫以正典刑焉。議未決。會輝元使者來。曰。生死唯命。若垂大仁。得領周防長門。望外之幸也。德川公大喜。許之。盡收其餘六州。惠瓊匿伊吹山。出依秀元。聞其通東軍。去匿鞍馬。聞吉川氏來索。又出匿本願寺子院。近

與平美
作守

長門守
四位少
將秀就
日向守
就隆
十三年
十九年
松平因
幡守

江僧樂鎮。素與之惡。以告東將與平信昌。信昌遣兵捕之。從者輿載。走東寺。追兵已迫。從者度不可脫。隔輿刺之。返鬪皆死。惠瓊未殊。遂就縛。十月朔。與石田小西長束等。皆梟首京師。輝元徙長門。治于萩城。食三十萬石。不與公役。送其子秀就為質。輝元既養秀元。而生秀就及就隆。德川氏欲分長門于秀元。秀元辭之。退居長府。以攝國政。會其室卒。德川公養松平康元女繼之。十三年。又以其孫女妻秀就。秀就時為四位侍從。十九年冬。德川公攻大坂。留二婿于江戶。秀元因水野忠元請曰。既辱姻婭。猶何見疑。願為先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毛利氏 三十一 賴氏藏

水野出
羽守

元和元年

寬永元年

土井大
炊頭

二年
八年

鋒効力許之。兵解歸國。元和元年夏。兵再起。秀元先
西道諸將至大坂。斬首二百級。有賞。秀就取海道。阻
風後至。無罰。寬永元年。秀元在江戶。輝元使使告之
曰。我以二國新封。養十州舊臣。上下共困。不得給公
役。念受封無益。欲返致二國。女善計之。使我家不至
滅。秀元大驚。因土井利勝。白之台德公。公令秀元
計之。秀元檢二國田。得七十八萬石。輝元聞之大喜。
二年。輝元卒。次年。秀就為左近衛少將。八年。秀元還
政於秀就。大猷公曰。秀元成童為外征元帥。門望皆
隆。真我老友也。數延與語。子孫仍居長府。食五萬石。

刑部少
輔元知

就隆居周防德山。亦食五萬石。秀元次子元知。居長
門清末。食一萬石。豐臣氏質。森高政。以森與毛利國
音相近。遂冒毛利氏。居豐後佐伯。食六萬石。關原之
役在大坂。削四萬石。此四家與宗家皆存至今。宗家
世任侍從。遷少將。而從四位下大膳大夫。為其常銜。
襲廣元。元就故事也。吉川氏以存宗家之功。世食岩
國六萬石。秀秋以內應之功。食備前美作。松野主馬
蓋食其祿。去匿京師。無何秀秋卒。無嗣。國除。小早川
氏遂不祀。元春臨終遺書戒輝元曰。往日吾兄弟並
為先鋒。推子為元師。今天下已有主矣。子慎勿自視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三十四 賴氏藏
如往日隆景之將沒也。亦戒之曰：天下將亂，子第退守，勿進取。使我家有雄資如先君者，則可。否而爭權於天下，是自速禍也。輝元念二叔言，毛利氏以故削黜云。

外史氏曰：余安藝人也。俯仰其都邑城池，輒懷毛利氏盛時。每觀嚴島，亦未嘗不想見元就之鏖賊也。夫室町之時，天下紛紛，日事兵爭，如群兒鬪暗中，喧呶歐擊，一仆一起，誰知其曲直。孟子所謂無義戰者，是已。唯元就之於陶賊，與北條早雲之於堀越，羽柴秀吉之於明智，其事皆可稱道。故其功效皆致如此。而

元就最其難者也。夫亂臣賊子，人得討之，然戰國之俗，唯見利而不聞義。如陶賊之事，四隣牧伯熟視，莫敢齟齬。甚至相率歸之，以爲倚賴。獨元就以微力圖誅討，而又請之天子，名正言順，義旗所指，無堅不破。如揭炬暗室，衆目駭觀，足以伸大義於天下，使天下響應歸之，而何十三州之足圖也哉。大凡英雄成事，皆以爲其智略所致，而其事之合義，有能服人心者，而不自知也。後之追論者，亦徒視其成敗，謂盡成於其知慮，而不知天下之事，有出智慮所不及。况當夫危疑之際，機會之來，間不容髮，苟以區區計算，要之

萬全。吾見其終身而不及事耳。故彼治世之論不可
以揣亂世英雄也。吾論元就不言其智略。而言其果
斷。不言其果斷而言其事之合義。至於請之天子。又
義之大者矣。且觀其效。貢賦助舉朝儀。則存心王室。
非一日也。昔者孫堅以英傑之姿。志嚮漢室。奮討強
賊。出身不顧。又有策權之子。遂能據有江東。以魏武
之勢。而不能取焉。毛利氏之以關西抗織田氏。庶幾
類之矣。元春之善戰也。類策。而隆景之善謀也。類權。
皆絕人之才。而戮力協心。臣事輝元。使之不失舊業。
是其義最爲不可及焉。輝元雖無孫皓之虐。而不量

力度德。而爭衡於中原。宜乎其削弱也。然其封土屹
然。猶雄西陞者。豈非由元就父子之高義哉。

